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外国文学评介丛书

——伏尔泰



## 出版说明

《外国文学评介丛书》是一套以学生、教师以及广大爱好文学的青年为主要对象的通俗读物。它用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的形式向读者系统地介绍从古至今世界各国著名的文学作家和他们的优秀作品。

这套丛书将引导青年朋友去漫游一番那绚丽多彩、浩瀚无边的文学世界——从古希腊的神话王国到中世纪的骑士、城堡；从铁马金戈的古战场到五光十色的繁华都市；从奔腾喧嚣的河流、海洋到恬静幽美的峡谷、森林、农舍、田庄……它将冲破多年来极左路线对文学领域的禁锢和封锁，丰富青年朋友的精神生活，为青年朋友打开一扇又一扇世界文学之窗，让读者花费不多的时间就能游历世界的每一角落，浏览各国人民今天、昨天、前天直至遥远的过去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图景，去体会他们的劳动、爱情、幸福、欢乐以及痛苦、忧伤、斗争、希望……它将帮助青年朋友增长知识，开阔眼界，陶冶高尚的情操，提高文学的素养。它是青年朋友阅读、欣赏外国文学作品的良好向导和游伴。

这套丛书由若干分册组成，每一分册基本上介绍一位作家和他的代表作品。每一分册既是本独立、完整的著作，又是全套丛书中的一个单元；分则为册，合则为套。

这一分册介绍的是十八世纪法国文坛上极有声望的启蒙主义作家——伏尔泰，本名弗朗索瓦·阿鲁埃的生平、创作生涯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及其主要著名哲理小说《查第格》、《老实人》和《天真汉》。

## 伏尔泰的一生

这里要向读者介绍的是法国启蒙主义作家伏尔泰。他是一位对中国古老文化深为赞赏，对中国人民怀有友好情谊的法国大文豪。他的名字，在我国青年读者中也许还不太熟悉，而在欧洲各国却几乎家喻户晓。

在十八世纪法国文坛上，伏尔泰（1694—1778）是一位极有声望的小说家、戏剧家和诗人，同时又是杰出的哲学家。就其社会影响而言，他是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堪称当时欧洲思想界的泰斗。

法国著名的传记家安德烈·莫洛亚在《伏尔泰评传》中曾这样说：“正如十七世纪是路易十四的世纪一样，十八世纪是伏尔泰的世纪。”他以罕见的胆略，道劲的笔力，摇曳了封建专制的精神支柱，为催促未来的共和国的诞生吹响了号角。他以极其多样而有益的社会活动，赢得了广泛的声誉。他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整个社会都倾听着他的意见。单就其赫赫的威望而言，他对人类进步事业的贡献，就比同时代的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等启蒙作家要大得多，正如同时代的评论家杜威尔纳所说：“任何国君也不能有如此类似的威望来控制舆论。”

在文坛上，伏尔泰是个多产作家。他尝试过各种文艺体裁，先后写过抒情诗、讽刺诗、诗筒、短歌行、史诗；创作过悲剧、喜剧和哲理小说；编纂过历史书籍、风俗政论；撰写过哲学著作和自然科学的通俗读物。他的全集共有七十卷之多，搜集各类著作二百六十余种。在文学方面，其中以诗歌和戏剧居多，以哲理小说为最佳。《查第格》、《老实人》和《天真汉》这三部小说，则是他的代表作。由于他在文学、艺术、哲学、科学等多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因此，人们称赞他为“科学和艺术共和国的无冕皇帝”。伏尔泰毕生的社会实践与艺术贡献，完全无愧于这样光荣的称号。

## 花都的利刺

法国的巴黎，素有“花都”之称。远在十七世纪路易十四执政的时代，它已是西方世界的一个橱窗，雍容华贵，妩媚多姿。蜿蜒的塞纳河穿过繁华的市区，巍峨壮丽的哥特式建筑——巴黎圣母院矗立在城区的中央。举世闻名的法兰西学士院、博物馆、图书馆、剧院等文化艺苑，都云集其间。多少个有才华的作家、艺术家先在巴黎崭露头角而后盛誉全球，数不胜数的外省的政治家、哲学家慕名而来，惟巴黎是瞻。伏尔泰却得天独厚，他诞生在这繁华的“花都”——巴黎。

一六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巴黎新桥附近的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里，又添了一个男孩，姓阿鲁埃，取名弗朗索瓦—玛利，他是这个家庭的第五个孩子。上了年纪的父母，并没把这个男孩的出世作为乐事，他们已深感暮年来临，精力不济了。塞纳河的水，像母亲的乳汁哺育他成长；灿烂的古老文化，犹如阳光雨露，陶冶着这幼小的心灵。这就是后来以笔名蜚声全欧的大作家伏尔泰。

在僧侣、贵族主宰时势的封建社会里，阿鲁埃一家不属名门望族，而属第三等级的市民阶层。伏尔泰的父亲当过皇家顾问，做过巴黎夏德莱区的法律公证人，后来担任审议院的司务。伏尔泰的母亲叫玛甘莉德·杜马尔，娘家颇为景气，与名声显赫的贵族素有来往。伏尔泰是这对夫妇最末的一个孩子。长子和三子早年夭折，次子后来继承父业，长女嫁给一个伯爵，成了享有盛名的夫人。当伏尔泰七岁时，他的母亲就去世了。也许由于父母年老生育的缘故，伏尔泰先天不足，从小体质纤弱，然而他的精力旺盛，智慧过人。据说他三岁时，就能在教父夏托纳夫的教育下，背诵拉封丹的寓言诗。

十岁时，伏尔泰进入圣路易中学，就读七年。这所学校系耶稣会主办，它是当时巴黎少数几所名牌中学之一。学校的教学设施和生活方式，表明它具有既开明又守旧的双重性质：一方面，这儿继承了文艺复兴时代的进步传统，常在校中举办拉丁语或法语的戏剧表演，使得伏尔泰在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爱好戏剧艺术的种子；另一方面，这所学校又恪守贵族社会的等级制度，在这里就读的那些大臣、贵族的纨绔子弟，可以带着仆人，住在单独的舒适的房间里。而资产阶级的孩子们只得挤在公共的集体寝室里。这种以门第、财富来区分贵贱的习俗，一直渗透到课堂的教学之中。年少的伏尔泰对此忿忿不平，在他那纯洁天真的意识里，逐渐长出了抗议社会不平的幼苗。

在十八世纪初期，圣路易中学采用的是规范化的传统教育。在这里，伏尔泰读拉丁文，背诵修辞学、崇尚古代的史诗和悲剧，但他不懂数学、哲学，不知道祖国的需要是什么，甚至也不知道他生活的祖国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国家。一句话，有用的知识实在太少了。平时，小阿鲁埃很顽皮，他常跟老师捣乱。学校里要等教堂的圣水缸上结了冰，才肯给学生们生炉子。小阿鲁埃就把院子里的冰块拣来，悄悄地将它扔进圣本缸里，因为他体弱怕冷。

在圣路易中学读书期间，伏尔泰有幸结识了一批乐于助人的良师益友，保雷·度纳曼、杜利埃教士等，就是其中的好老师。由于德·夏托纳夫神甫的介绍，伏尔泰认识了当时巴黎的才女妮侬·德·朗克鲁夫人。这位八十五岁高龄的老太太，十分喜爱这个聪明伶俐的小阿鲁埃，称他为神童。她在一七〇五年去世前，曾留下遗嘱，给伏尔泰一笔为数两千立弗尔的赠款，作为购置书籍的费用。伏尔泰原想用这笔款子买一批图书资料，开创一个颇有精

神养料的知识小天地。但是他的愿望落空了。不久，法国与西班牙的战争爆发，法国元帅德·维拉吃了败仗，民心大挫，举国灾荒，物价飞涨，伏尔泰只得用这笔赠款购买面包果腹度日，勉强地闯过了生活上的第一道难关。

少年的伏尔泰，并不爱读中世纪的冒险传奇，他与同龄的学友不同，从小爱读成人的读物。他熟读一些宣传自由的书籍，尤其是哲学家毕耶尔·贝尔的著作，引起了他的浓烈兴趣。贝尔是法国启蒙运动的先驱者，他因反对教会而被路易十四放逐。贝尔在他的《历史和批判词典》等哲学著作中，运用大量的事例，论证了教会的贪婪、残暴以及天主教义的伪善本质。他主张把哲学从中世纪的宗教神学桎梏中解放出来，归还给人类。对于年仅十二三岁的伏尔泰来说，也许还不可能真正理解书中所阐述的哲学原理，但是贝尔那种以哲学中的怀疑原则，大举向宗教狂热和宗教教义挑战的精神，却对伏尔泰产生了有益的影响，使他从小就桀骜不驯，敢作敢言。

在圣路易中学的一次激烈争吵中，伏尔泰向一个年龄相仿的孩子喊道：“滚开，否则，我就把你送到‘普鲁通’（类似中国神话中的阎罗王）那儿去烤火！”他的伙伴反驳说：“为什么不送到地狱去？那里不是更热一些吗？”小阿鲁埃一本正经地回答：“谁见过这些，它们是不是真的存在啊！”又有一次，圣路易中学的教员廖日长老，被阿鲁埃这个小孩讽刺性的反驳搞得恼火了，他跑下讲坛，一把抓住阿鲁埃的衣领，大声训斥：“见鬼！你总有一天会变成法国自然神教的宣传者！”当时谁也不曾料到，这位耶稣会长老的斥骂声，竟成了伏尔泰日后思想发展的一种先兆。

由此可见，少年的伏尔泰虽然长在花都，但他决非是听凭摆布、供人观赏的花卉，而是一株茁壮挺拔的好苗。纵使枝头的花蕾尚未开放，叶瓣上纹轮还不甚分明，可是那茎梗上的利刺已经使人颇有几分感触了。

## 巴士底狱的囚徒

十六岁那年，伏尔泰中学毕业。他向父亲声明要做一个诗人，这个良好的愿望遭到严厉的驳斥。在身为资产者的父辈看来，诗人就等于废物，对社会毫无益处可言，其结果只能拖累家庭，濒于饥饿边缘。当时，摆在非贵族出身的青年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背圣经，做教士，走教会的道路；另一条是读法律，当法官，走政界的道路。伏尔泰早就对读圣经，穿教袍深恶痛绝，父亲只得将他送进一所法科学学校，指望儿子将来能晋级升官，荣宗耀祖。

在法科学学校里，伏尔泰无心攻读。那一本本用僵死的拉丁文编成的法典，简直像天书一般晦涩难懂，折磨着年轻人的心灵，实在太枯燥乏味了。这种呆板的生活，使伏尔泰厌倦，他有时怠工，有时干脆逃学。伏尔泰的父亲看到孩子如此不成器，就想用金钱给儿子买下一个荣誉的官职，以装点门面，可是遭到伏尔泰的坚决反对。他对父亲说：“买来的荣誉我不要，我自己会得到荣誉。”他想：有钱，也许可以买到官职，但不能作诗，而我要做诗人。诗是一种天才的创造，那是无法用金钱买到的。他立志要为此作一番尝试。

早在伏尔泰在中学读书的时候，他由教父介绍，认识了菲利浦·德·望笃姆。这是一位沙场上的将军，又是法兰西大修道院院长。由于阅历很深，使他的眼界开阔多了。虽然望笃姆公爵住在巴黎著名的教堂圣殿，但他常与当时一批知名的自由主义者来往，其中有文学家，也有艺术家，他们自由组合结成一个社团，人们称它为“圣殿集团”。伏尔泰也常常出入其间，耳濡目染，深受启迪，逐渐孕育成一种反宗教的思想意识。

这一情况不久就被伏尔泰的父亲觉察了，他担忧儿子继续与“圣殿集团”交往，会惹事闯祸，给家庭带来不幸。为此，他设法寻觅一个严肃的环境，以便把儿子教养成安分守法的顺民。

一七一三年，正巧伏尔泰的教父的兄弟德·夏托纳夫侯爵出任法国驻荷兰大使。伏尔泰便以随员的身份被带到海牙。其实，伏尔泰的父亲对世界的知识太贫乏了。他不知道当时的荷兰，是欧洲著名的思想自由之邦，海牙则是宗教信仰自由的中心。在这里，伏尔泰反而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他在海牙只住了几个月，就爱上了一位侨居荷兰的法国姑娘，她名叫夏令珀·居诺瓦耶，伏尔泰亲昵地称她为潘贝特。“对，亲爱的潘贝特，我永远地爱着你。那些朝三暮四的家伙也会这样讲，但是，他们的爱情跟我可不一样，我对你的爱是建筑在完全尊重你的基础上的，我爱你的容貌，更爱你的品德。”这样，双方情窦初开，一时关系火热。

这姑娘的母亲虽然很器重伏尔泰，却坚决反对这个随员向她的女儿求爱。起初阻挠，白天管住女儿，不许出门闲逛，可是夜幕降临，这对青年男女又在一起幽会了。伏尔泰甚至把自己的衣衫托人送给夏令珀，叫她乔装成骑士前来见他。这姑娘果然照此办理。姑娘的母亲为此暴跳如雷。她当即向大使馆提出抗议，夏托纳夫大使也十分恼火，在这双重压力的夹攻中，伏尔泰怀着愤懑的心情，被打发回国。

一七一四年，伏尔泰回到巴黎，父亲冷淡地收留了他，将他安置在一位检察官手下充当秘书。这时，伏尔泰刚满二十岁，正处血气方刚、风华正茂的年华，他以写讽刺诗为起点，开始他的文学创作生活。伏尔泰素有才干，气质高傲，性格幽默。他的诗作言辞锋利，满页警句。即便是那班贵族的纨

袴子弟，也乐意邀请他去助兴。伏尔泰最初撰写的讽刺即景诗，首先在这个圈子里传开了。人们赞赏他为“反政府的诗人”。伏尔泰的父亲得知后，惟恐儿子舞文弄墨，闯下大祸，就急忙把伏尔泰交给自己的朋友德·古马尔丁侯爵教养，请他把伏尔泰带到巴黎郊外的大别墅去居住。在这种无情的驱赶中，伏尔泰觉得埋头创作的时机到了，他便利用这乡居期间，着手写作长诗《亨利亚特》和悲剧《俄狄浦斯》。

一七一五年，残暴的国王路易十四在怨声载道中去世，举国上下群情激愤，巴黎的社交活动顿时勃兴起来，“圣殿集团”的活动也得以恢复。伏尔泰回到巴黎，他亲眼看到巴黎人民在渴望自由的空气里舒了一口气。路易十四葬礼那天，伏尔泰在去圣特尼的路上，看到沿途乡间的小酒店里顾客盈门、开怀畅饮的情景，不禁使他感慨万端，深感自由精神之可贵。当时，路易十五刚满五周岁，他乳臭未干，就宣布继位，根本不懂世事，王室决定由堂兄菲力浦·奥尔良公爵摄政。摄政王生活腐化，卖官鬻爵，政治黑暗到了极点。伏尔泰随即写了两首讽刺诗，嘲讽摄政王奥尔良及其女儿裴利公爵夫人。这一惊人的举止，被王朝视为大逆，直接触怒了摄政王。一七一六年五月，伏尔泰被宣布逐出巴黎。他先被流放到离巴黎西南四百六十四公里的居勒，继而流放到巴黎南方，大约距奥尔良四十二公里的舒里。次年春天，伏尔泰又发表了一首讽刺诗，题为《小孩的统治》，猛烈抨击淫乱无度的朝政。这首诗的最后一行说：“我看见这些灾难，我还不到二十岁。”摄政王大为恼怒，五月十六日，伏尔泰被关进巴士底狱，在狱中囚禁了十一个月，成了巴士底狱的囚徒。

坐落在巴黎东南部的巴士底狱，是法国封建专制的堡垒。长期以来，它以迫害反封建的革命志士和异教徒而闻名世界。这里，戒备森严，暗无天日。塔楼上的大炮威胁着全城，庞大的牢门如虎口在吞噬善良的人们。正如伏尔泰后来在小说中所描述的那样：“卫兵们不吭一声，像抬死人进坟墓似的，把他抬进牢房……随即把大锁锁上，牢门十分厚实，装着粗大的栅栏。他就此和整个世界隔绝了。”但是，巴士底狱的牢房，只能囚禁伏尔泰的身驱，却不能囚禁他的意志。在狱中，伏尔泰愤笔疾书，继续撰写史诗《亨利亚特》，并完成了悲剧《俄狄浦斯》。

《俄狄浦斯》是根据古希腊悲剧家索福克里斯的同名悲剧为题材的。相传古代国王拉伊俄斯和王后伊娥卡斯所生下的儿子，名叫俄狄浦斯。据神灵预言，这王子将犯“杀父娶母”之罪。国王与王后都大为恐惧，为了摆脱这样的厄运，决定将俄狄浦斯弃于深山林海之中。牧羊人怜悯这孩子的无辜，便在深山里将这婴儿转交给科林斯王的牧羊人。由于当时科林斯国王无子嗣位，也乐于将婴儿留下。

当俄狄浦斯十八岁时，有一醉汉偶然说出他并非国王亲生之子。俄狄浦斯不信，便亲自去问太阳神阿波罗，太阳神没有直接回答，只说，“你要杀父娶母。”这一神谕，又使俄狄浦斯万分震惊。为了抗拒命运的摆布，俄狄浦斯悄悄地离开了科林斯。

在途中，他遇上一位年迈的老人。这老人因求神心切，恼恨俄狄浦斯不给他让路，便举棍殴打，俄狄浦斯夺棍反击，哪知一棍敲下，老人应声倒地，顷刻致死。其实，这老人就是俄狄浦斯的亲生之父，但当时俄狄浦斯并不知道。他继续进发，来到了底比斯城。

这时，底比斯城正为狮身人面的妖怪斯芬克斯肆虐横害，举城上下没有

一人能猜中她的疑难之谜。俄狄浦斯执意要拯救人类，便自告奋勇要去降伏这一怪物。那怪物果然要他猜谜，斯芬克斯问道：“什么东西早晨四只脚，中午两只脚，晚上三只脚？”俄狄浦斯回答：“这是人呵。”因为在婴儿时期在地上爬行，好似四只脚；长大成人，犹如中午时分，只用两脚走路；到了老年时期，则要用拐杖扶行，又像三只脚了。这样，斯芬克斯的谜底被一举揭穿，狮身人面的怪物羞愧万状，便纵身跃岩致死。

深受感动的底比斯人都推选俄狄浦斯为国王，由于底比斯的先王被人打死，因而俄狄浦斯与王后结婚，这王后正是他自己的亲生母亲。不久，底比斯城内瘟疫蔓延，尸横遍地。俄狄浦斯又遣人前去请问神谕。太阳神答道：“只有及早找到杀害先王的凶手，才能制止瘟疫。”当时有人建议请问先知蒂里西斯。先知支吾其词，俄狄浦斯强令他将凶手的姓名说出来。这样，他才直言不讳地说出这凶手就是国王自己。俄狄浦斯勃然大怒，王后又嘲笑神谕不灵，继而讲了先王不幸身死的经过，俄狄浦斯听后大为惊骇，他想起自己曾在三岔路口杀过一个老人，其情其景与王后讲的一模一样。接着，科林斯的牧羊人也原原本本地说出当初的真情实况。俄狄浦斯顿时真相大白，随即刺瞎双眼，被逐出境。

伏尔泰的剧作基本上保留了索福克里斯的故事情节，但他将这一题材给以革故鼎新，进一步深化了悲剧对神灵的批判意义。在伏尔泰笔下的俄狄浦斯，是一个愿为民除害、敢于向命运抗争的英雄。他竭力要逃避神灵的不祥预兆，但最终还是逃脱不了神的捉弄，犯下“杀父娶母”之罪。剧本对神灵恶意愚弄人类提出了严正的抗议，作者借用主人公的口喊道：“残酷的神啊，我的罪孽完全是你们造成的，而你们却要根据这些罪孽把我处死！”这响亮的声音，是对神灵的控诉，也是对命运的反抗。它告诫人们：“祭司的力量，正是建筑在我们的愚昧无知上面。”

当伏尔泰身居狱中，完成《俄狄浦斯》的时候，他心潮起伏，浮想联翩，自信它是有深邃寓意的剧作。于是就在“弗朗索瓦—玛利·阿鲁埃”这一名姓中间，选择了几个主要字母，缀成“伏尔泰”这一笔名，连同剧作一并公诸于世了。

一七一八年四月，伏尔泰出狱。按照法国司法惯例，伏尔泰还得再流放一个时期。他到离巴黎六公里远的夏德奈·马拉勃里隐居，那儿是他父亲的故乡。当时，伏尔泰想方设法将《俄狄浦斯》搬上舞台，演员们却因为剧中没有爱情的角色而拒绝排练，伏尔泰只得权衡得失，用柔情削弱了一些不大适合演员口味的情节，在双方都作出让步之后，悲剧总算付排了。这年十一月十八日，《俄狄浦斯》在巴黎法兰西剧院首次公演，获得巨大的成功，观众们为之喝彩雀跃，一致认为，这位初露头角的年轻人，完全配得上高乃依和拉辛的继承人的称号。

从此，伏尔泰名声大震，巴黎的文人和权贵都乐于与他交往。接着，伏尔泰的剧本《西戴米斯》和《玛丽亚纳》相继搬上舞台，结果大失所望，这两个剧本均被观众喝倒彩而宣告失败。但对伏尔泰来说，这有什么关系呢？他并不因此而泄气，他思索着观众的嘲笑。当即伏案修改，再度上演，获得成功。这番周折，使伏尔泰感到：文艺创作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有付出艰苦的劳动，历经琢磨、修改、提炼才能成功。伏尔泰从事文学事业的决心更大，信心更强了。

一七二二年初，伏尔泰的父亲去世，他除了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笔遗产

之外，并没有再留给他多少难忘的印象。这年夏秋期间，他偕同女友德·吕贝勒蒙德夫人前往欧洲各国游历。这位夫人是个自然神论者，她对伏尔泰的思想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伏尔泰回巴黎后，写下一首题为《赞成和反对》的诗篇，他既痛斥教会的欺诈，又抨击上帝的无能。历来的宗教机构都宣称上帝至善至美，赐福给人类。伏尔泰却用诗揭穿了这荒诞的神话：

他胡里胡涂地施恩，他胡里胡涂地逞凶；

他费尽全力创造人，他又马上给他们送终。十年后，作者匿名刊印了这首诗，警察局以“不敬上帝”为罪名将作者拘捕，伏尔泰推诿这是已故的友人所作，警察局无奈，只好将他释放了。当时有位官员竟这样恼怒地说：“必须把伏尔泰关在一个永远没有笔、没有墨水、没有纸张的地方去。”

次年，伏尔泰的诗作《亨利亚特》在卢昂秘密刊印，后又悄悄运入巴黎，在大街小巷流传。

《亨利亚特》是以十六世纪法国的宗教战争为题材的史诗。原名《神圣同盟》，后来定名为《亨利亚特》。它叙述亨利四世通过战争成为国王以及颁布敕令，提倡宗教自由的故事。

史的情节是这样的，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的皇后喀特琳，她生下五个儿子，其中三个相继当了法国国王，那就是法兰西二世（1559—1560）、查理九世（1560—1574）和亨利三世（1574—1589）。当他们在位时，国内宗教纠纷连绵不绝，整个国家搞得分崩离析。一五九二年，皇太后又利用圣巴托罗缪节日之夜，下令屠杀新教徒于格诺，终于引起宗教战争。身为喀特琳女婿的亨利四世，反对皇太后的昏聩残暴，他兴兵发难，相继击败了国军，做上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继位后，颁布了允许信教自由的南特敕令，宗教纠纷才暂时平息下来，贫弱的国家始得休养生息的机会。但是反动教会并不执行宗教宽容的政策，反而密谋复仇，亨利四世最终也被宗教狂热者拉瓦雅克所杀。

伏尔泰创作这部史诗，怀有双重的目的：一方面，他想以此填补法国民族史诗的空白；另一方面，他想宣扬启蒙主义的理性原则，赞扬亨利四世为消除宗教纠纷的献身精神。但是实际完成的诗作表明，无论从思想性或艺术性来说，《亨利亚特》都还算不上是一部精品佳作。在这里，作者有意神化了亨利四世，把他写成仁慈厚道、为民造福的君主，仿佛是个英明操政、倡导信教自由的贤人。这显然不符合法国民族生活的客观实际。在艺术上，作者一味模仿古罗马诗人负吉尔的《伊尼德》和塔索的《解放了的耶路撒冷》，而且还别出心裁地添上一些诸如“疯狂”、“慈善”、“真理”等象征性的人物。这些人物虽有形体，却缺乏灵魂，显得干瘪乏味。

尽管这样，但由于这部诗作规模宏伟，题材重大，仍然得到社会的巨大反响。当时法国的整个诗坛都为之兴奋，贵族们借此向伏尔泰讨好，他们把这位诗坛的新秀吹捧得比荷马和负吉尔还要高。尔后，欧洲各国又相继将这部诗作译成英、德、俄、意等多种文字，伏尔泰因此成了享有盛名的史诗人。

这一情况被奥尔良公爵知道了，摄政王想“驯服”伏尔泰，亲自在官邸热情地接见他，并授予巨额的奖金和津贴，希望他能能为封建宫廷效劳。这种诱惑，结果遭到伏尔泰的拒绝。他用讽刺的口吻，恳求摄政王不要再替他寻觅一所巴士底狱式的“住宅”。这时，他明确地意识到，宫廷的恩宠和权贵

们的青睐是靠不住的。如果要在思想上获得真正的自由，就必须有相当的物质基础。他希望自己独立生活，不必依赖他人。因此，在银行家巴里斯兄弟的资助下，伏尔泰苦心经商，为自己积聚钱财，成为一位颇有家产的豪富。

一七二五年十二月，伏尔泰遇到这样一件事：在歌剧院的一次言谈中，伏尔泰得罪了小贵族德·洛昂骑士，洛昂骑士就施计报复，他假借伏尔泰在中学时的同学苏利公爵的名义，邀请伏尔泰赴宴。这位襟怀坦荡的诗人信以为真，他怎么也不会怀疑其间会隐埋着无赖汉的圈套。当他执约赴宴时，只见苏利府邸的门外停着一辆出租的马车，在车子里有两人招呼伏尔泰，喊着要他走过去。伏尔泰不知其缘由，当他刚走到车门前时，坐在那辆四轮马车里面的洛昂骑士，就指使两个仆人用棍棒将伏尔泰猛揍一顿。伏尔泰被打得衣冠狼藉，遍体是伤。他急忙找苏利公爵诉说，要求公爵和他一起到警察总监那儿为他作证。可是苏利公爵却置之一笑，根本不予理会。因为在苏利看来，这毕竟只是一位贵族揍了一位诗人罢了。这种境遇，气得伏尔泰连肺都要炸开了，他想有朝一日，总要找这个无赖算账。为此，他向武术师请教剑术，准备报仇雪耻。

次年四月，伏尔泰要求与洛昂骑士决斗。洛昂佯装应诺，暗地里却向当局控告。法国当局早就对伏尔泰的行为不满，总想伺机制伏。刚巧接到洛昂的密告，随即下令拘捕伏尔泰。不待申辩，就将他投进巴士底狱。伏尔泰再度成了巴士底狱的囚徒。这一事件，乍一看，纯属个人纠葛，其实不然，它是伏尔泰与法国专制政体长期冲突的必然结果。不久，摄政王下令释放伏尔泰，却以不再向洛昂挑衅为条件，并勒令将他驱逐出境。这时，巴黎的这位年轻诗人心里明白：辽阔的法兰西疆土，已经没有他的立足之地了。

## 在英国的岁月

一七二六年八月，伏尔泰负辱来到英国，伦敦的各界人士热烈地欢迎他。

如果说，当时的法国正值路易十五执政，全力维护和巩固封建专制；那末在英国，则已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与新贵族妥协的资产阶级政权。相比之下，英国的政治比较开明，经济更为繁荣，公民也有更多的自由。在伏尔泰看来，这无疑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共和国。

有一天，伏尔泰在街上闲荡，人们看到这个身着异国服装的青年人都大为惊异，有的嘲笑，有的叱逐，围观者不计其数。伏尔泰逃之不成，他就干脆登上一条长凳，兴高采烈地用英语喊道：“英国的好汉们，我不能生为英国的人不是已经够可怜了吗？”他的话赢得了众人的热烈掌声，人们用肩膀抬着这个曾经被嘲骂、起哄过的人，一直将他送回到寓所。

在伦敦，伏尔泰的运道的确好多了。政界的头面人物、著名的科学家和文学家都愿结识他。《亨利亚特》在法国要偷偷摸摸才能印刷，伦敦的知名人士却公开集资将它刊印出来，声名显赫的高卢公主也乐意接受作者的献词。最使伏尔泰兴奋的是，他在伦敦享受到了某些政治和宗教上的自由。在这里，他可以与名流权贵分庭抗礼，或者与他们展开论争；他可以常到德卢里巷剧院看戏，欣赏莎士比亚和德莱顿的艺术，不必像巴黎那样需要时时提防戒备。

伏尔泰对英国的认识，是以自己的亲身体察与感受为依据的。他看到英国的劳苦大众简直像法国一样，依然处境凄惨，毫无自由可言。有一次，伏尔泰在泰晤士河边漫步，偶尔碰上一名水手，彼此攀谈起来。那个水手自豪地赞赏英国的“自由”，可是第二天，他就被带上镣铐了。后来这名水手再次遇见伏尔泰，他把事件的真相告诉了这位法国的流亡者。他说：“这个卑鄙的政府，强征我到挪威王国的船上当水手，他们要我离开妻子儿女，把我戴上锁链关进监牢，一直到动身那天为止，为的是使我不能逃跑。”水手的头脑冷静了，伏尔泰的认识也深化了，他情不自禁地发出感叹：“大地上完全没有自由，在英国有权有势的投机商与骗子依然占了统治地位。”

在英国，伏尔泰居住了三年。他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及其观感，用书信体形式写成一部著名的哲学通信集，原名为《英国通信》。

《英国通信》是伏尔泰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也是十八世纪法国思想界接受英国影响的滥觞。作者持着“知之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务实态度，广泛地论述了英国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全书由二十五封信组成。其中前七封信讨论英国的宗教信仰。他在信中这样说：“这是一个宗教派别林立的国度，每一个自由的英国人，都可以沿着他所喜欢的道路走向幸福。要是英格兰只有一种宗教，可能就要闹专制；要是在那里只有两种宗教，它们之间也可能互相残杀；但是那里有三十多种宗教，而它们就能和平相处了。”伏尔泰以英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反对法国的宗教专制，以英国教职人员言行的谨慎，抨击法国宗教界的放荡与阴谋。

在第八、九两封信中，伏尔泰研究了英国的政体机构。他把英国的议会政府与罗马、法国进行对照，认为英国是世界上抵抗君主专制，达到节制君权的唯一国家。在第十封信中，伏尔泰赞赏英国的商业成就。他说，商业使英国公民富裕，实力增强，国望升高。在法国，人们只知道做侯爵，挥霍钱

财，瞧不起商人。伏尔泰发问：究竟是哪一种人对国家有用，是一位假发上扑粉的贵族，还是一位为国致富的商人？在第十一封信中，作者阐明种牛痘的好处。他说：英国的妇女很早以来就懂得给小孩种牛痘，因而免除了天花，法国人反而认为他们这样做是疯子。中国人一直就有给小孩种牛痘的习惯，这应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聪明、最讲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

第十二至十七封信，介绍哲学家和科学家培根、洛克、笛卡儿和牛顿。第十八至十九封信，评论悲剧、喜剧和莎士比亚。第二十至二十二封信，伏尔泰介绍英国诗歌和小说家，他以独特的眼光，将才思灵妙的斯威夫特和法国的拉伯雷作出令人信服的鉴别比较。伏尔泰说：“斯威夫特先生是一位具有良知、生活在上流社会中的拉伯雷；实际上，他没有前者那样乐天，可是他却有非常的敏锐感，有理智，有主张，又有雅致，而这些都是为我们的拉伯雷所缺乏的。他的诗妙趣横生，几乎是不能摹仿的；那好的笑话是他在诗和散文上的天分。可是，为了好好地了解他，必须到他的国内去作一次短期的旅行。”

伏尔泰的这一论断，是以自己的切身感受为基础的。在英国期间，他曾多次找斯威夫特交谈，两位作家曾一起朝夕相处，愉快地度过了三个星期。当时，正好斯威夫特的名作《格列佛游记》刚刚发表，伏尔泰对它推崇备至，专心致志地将它译成法语，介绍给本国的读者。伏尔泰这样说：“这是英国的拉伯雷，是个不讲废话的拉伯雷。如果不谈它对人类讽刺的话，这本书的故事本身也非常有趣，通篇轻松愉快的风格，书中充满了奇特的幻想。”在斯威夫特的直接启发和诱导下，后来伏尔泰才开始从事哲理小说的创作。

《英国通信》的第二十三至二十四封信，主要谈论文学家在英格兰的地位以及英国朝野对文艺天才的敬仰。在第二十五封信中，伏尔泰列举并驳斥了帕斯卡的《思想集》中的五十七条谬误，这可谓是全书的附录。

作为哲学家的伏尔泰，他的基础是在伦敦的岁月里奠定的。在这里，他研究了唯物主义的哲学，熟悉了英国科学的成就。特别是唯物主义哲学家洛克和自然科学家牛顿的著作，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哲学上，伏尔泰并没有自己的独特体系，基本上是个洛克和牛顿的信徒。他非常佩服洛克头脑的明智，逻辑上的严谨性，他向法国人介绍洛克如何反对天赋观念，承认人的一切认识都来源于感觉和经验的唯物主义思想。后来，伏尔泰在另一篇哲学论文中这样说：“我跑了许多很不幸的弯路，疲惫困顿，寻找了许多真理，所找到的却是许多空想，深觉惭愧，我又回到洛克这里来了，就像一个浪子回到他父亲那里一样。”

把洛克和牛顿的学说加以通俗化的解释，这是伏尔泰的一大功绩。当时一些斗胆的出版商将牛顿的著作印刷出版，但由于牛顿的万有引力学说和光学原理深奥难懂，这类科学著作像害羞的女神似地躲在书店的角落，不肯露面，周围的人们也不敢轻易接近它。伏尔泰发现了这一奥秘，他用最通俗、浅显、明晰的语言，向法国人民解释牛顿学说，使大家听懂牛顿的话。这样，牛顿的名字就震动了整个巴黎。

《英国通信》于一七三三年由洛克曼根据原稿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次年，法文版在卢昂出版。由于伏尔泰在书中赞赏英国的信仰自由和政治自由，推崇英国的科学和文艺成就，批评法国政府，法国当局大为震怒。高等法院下令逮捕出版商，焚烧存书，通缉作者。伏尔泰被迫逃到罗林省避难，该书转移到荷兰出版。但是，这是一部威力非凡的著作，它像一颗已经引燃

的炸弹，愈是给它禁锢，就愈促使它爆炸。仅在一年内，它一连再版十次，销售一空。这部著作之所以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重视，还因为它是一位不平凡的三十五岁人的成熟的著作。其间有知识，有科学，更有作者的非凡才华和力量。正如当代法国的一位学者所说：“它的价值与其说是表现在科学历史性的内容方面，还不如说表现在一个聪明人的语调和富有启发性的知心话上。”

在英国的三年，表明伏尔泰在政治、哲学、才智等方面都日趋成熟，他负辱出去，却载誉而归。

## 动荡与漂泊

一七二九年三月，伏尔泰回到巴黎。这个流落他乡多年的诗人一踏上国土，心情格外激动，爱国之情油然而增。他决计要为法兰西民族女英雄贞德立谱画像，因而写下著名的叙事长诗《奥尔良的少女》。

女英雄贞德生活在十五世纪英法百年战争时代。实力雄厚的英国觊觎法国的经济繁荣，曾屡次进犯法国，想夺取法国王位。因而战争连绵不绝，法国人民颠沛流离，田野荒芜，城市萧条。不幸的人民盼望着和平生活，期望有神奇的力量来摆脱战祸造成的困境。这时，神奇的贞德被宗教界发现了。她是一个虔信宗教，忠贞爱国的农村姑娘，她把祖国看成与她度过童年时代的洛林省的东瑞米小村庄一样。她相信梦境，相信奇异的幻觉和力量，自称负有使法国免于外族入侵的使命。教民们都相信她，国王查理七世出于在绝望之中寻找一线希望的心情，也给贞德穿上白色的骑士甲胄，发给她一面绘着象征国王的百合花的白旗，叫她统率军队。士兵们都把贞德看成从天而降的天使，满怀热情地跟随着她。在对英军的斗争中，贞德披坚执锐，跃马领先。她的英勇行为，鼓舞了奥尔良城内城外的法国战士。英军被迫撤退。历经数度激战，接连收复许多失地，创下英雄奇迹。后来贞德被敌军俘获，受宗教裁判所审判，并以“使用妖术”之罪，在卢昂处以火刑。临死时，她还不满二十岁。贞德死后，教会宣布她为圣徒。

伏尔泰的这首叙事长诗，是模仿十七世纪法国诗人让·夏普连的《处女》写成的。作者热情地歌颂了这位法国民族英雄的斗争精神，痛斥法国神甫的伪善和反动教会的残暴，表达了诗人向往自由和正义的心声。

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伏尔泰在漂泊动荡中，致力于写作。伏尔泰一生写过十五个悲剧，其中算得上爱情悲剧的只有一个，这就是一七三一年完成的《查伊尔》。

当时，有些批评家指责伏尔泰不会描写爱情，说他所写的戏剧冲突枯燥无味。伏尔泰起誓：“这一次准有爱情了，但不会是风流旖旎的爱情。”

悲剧《查伊尔》是以东方的异国清调为背景的。在十字军东征时，耶路撒冷的苏丹奥洛斯曼纳与女俘查伊尔相爱。在查伊尔的心坎里，奥洛斯曼纳不只是主人，更是一个勇敢、豪爽的英雄。可是她的女伴法蒂玛经常提醒她，希望她遵守一项严格的宗教义务：一个年轻的女基督徒，不应当爱上一个伊斯兰教徒。这时，适有一个从欧洲来的基督教骑士，名叫纳瑞斯坦。从前，奥洛斯曼纳曾赞赏过纳瑞斯坦的勇敢精神，允许他返回本国，去索取他自己的赎金。现在，纳瑞斯坦带来了大量黄金，不仅可以将自己赎出，而且还想赎买十个基督徒。宽宏豪爽的奥洛斯曼纳不收分文，却释放了一百个基督徒。其中有个老人，名叫吕西央，他是二十年来一直在耶路撒冷遭受奴役、折磨的异邦人。这时候，倾心爱慕着奥洛斯曼纳的查伊尔，拒绝与那些被释放的基督徒同行。查伊尔的叛教，使纳瑞斯坦大为震惊。老人吕西央也已认出查伊尔和纳瑞斯坦，就是他自己早年失去的女儿和儿子。这姑娘的叛教使他痛苦。查伊尔看到那些父老兄弟们是那样的英勇、善良，她猜想那个未曾认识的祖国，必将是一个美丽无比的国家。她受到吕西央老人的劝说，深为感动；但是现在，她挚爱着奥洛斯曼纳，又怎能忍心离开他呢。

正值举棋不定之际，苏丹接到一封途中截获的信件，那是一个基督徒骑士写给查伊尔的。奥洛斯曼纳不知道这个骑士就是查伊尔的兄弟。他既痛苦，

又嫉妒。苏丹的猜疑，又使查伊尔感到委屈，她热烈地向苏丹吐露爱情。结果适得其反，奥洛斯曼纳真的以为她变心了。他吩咐仆人将信件转交给查伊尔，以示试探。查伊尔表示愿意与那个骑士见面。这样，被嫉妒心苦恼着的奥洛斯曼纳决定采取报复行动。

当查伊尔想拯救她的教友，呼唤着纳瑞斯坦名字的时候，被激怒了的奥洛斯曼纳闻声过来，一刀将她杀死。可是，当那个基督徒骑士被戴上镣铐押来的时候，奥洛斯曼纳真相大白，悔恨莫及，随即拔剑自刎身死。

显而易见，《查伊尔》的情节与莎士比亚的《奥赛罗》是极为相似的。伏尔泰仅仅用了二十二天工夫就写成此剧，并于一七三二年在巴黎上演，很受观众赞赏，甚至连一贯反对戏剧的卢梭，也不得不承认它有非凡的艺术魅力。这个剧本情节离奇曲折，矛盾冲突引人入胜，感情真挚动人。作者通过这血淋淋的爱情悲剧，向宗教偏见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和愤怒的控诉。剧本的最后一幕是特别发人深思的：奥洛斯曼纳和查伊尔毁灭了，被绑的骑士纳瑞斯坦亲眼看到如此令人伤心的爱情悲剧，他向神问道：“全能的主啊，我不知道是应该颂扬你的愤怒，还是应当在悲痛中对你进行控诉。”这种卒章显志的艺术匠心，正是伏尔泰戏剧功力的生动体现。

比《查伊尔》略早一年，伏尔泰完成了《查理十二史》。这是他的第一部历史著作。为了撰写这部书稿，伏尔泰不辞辛劳，外出踏访，收集资料。他先后访问了查理十二的心腹大臣哥尔兹，波兰国王斯坦尼斯拉斯·莱辛斯基，英王乔治一世的侍从法勃里斯以及当时一些驻外使节。这些人，有的在瑞典长期居住，有的同瑞典政治关系密切，他们都给伏尔泰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这部史稿共分八卷，按年代顺序依次描述。作者先从查理十二即位起笔，一直写到查理十二逝世；从瑞典谈到波兰，再从俄罗斯记述到土耳其。查理十二发动的一连串对外战争，尽收作者笔底，所载史料引人入胜，文学趣味相当浓。从这部著作中，人们仿佛看到了一束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查理十二（1682—1718）王朝的历史讽刺画卷，活现出他那妄自尊大、穷兵黩武的丑恶肖像。巴黎当局惟恐此书会引起国际事端，不许在法国首都出版。伏尔泰奔向卢昂，私下设法在那里付印。

一七三三年，伏尔泰开始撰写第二部历史著作《路易十四的时代》。为了完成这部著作，伏尔泰阅读了二百多种书籍，研究了大量的档案材料，相继花了将近二十年工夫才得以写成。这部著作与《查理十二史》略有不同，作者不再采用编年史的方式论述，而是截取封建王朝的横断面，分成政治、军事、内政、外交、宗教、文艺等方面，逐一加以评述。在全书的三十九章中，政治、军事占了二十五章，宫廷和路易十四的私生活四章，内政两章，科学文艺四章，宗教四章。

从历史学的角度看，伏尔泰是大有功绩的。他主张尽可能地写出时代风尚、科学、法律、习俗和迷信的历史。伏尔泰十分强调历史著作应具有启蒙教育作用，应陶冶人们的性情，启迪人们的智慧。正如狄德罗所说：“其他的历史家叙述事实，只是为了向我们说明这些事实，您却是为了使我们从内心激起对说谎、愚昧、虚伪、迷信、宗教狂热和暴政的憎恨。”

在编纂历史的方法上，伏尔泰也有独特的贡献。在他以前，法国的历史著作完全不尊重客观史实，不重视实地调查，往往单凭作者个人的好恶，将历史事件编得像小说、童话一样有趣。这是一种古罗马式的史学作风。伏尔

泰弃绝旧习，别开生面，他从掌握大量的史料入手，不惜工本，遍访欧洲各国，去勘探真实可信的史料，并将政治、经济、军事，乃至文学、艺术、风俗习惯，都一一罗入史内。后来，伏尔泰在谈到《路易十四时代》这部史书的时候说：“与其说我写这个伟大君主的历史，不如说我在写这个伟大时代的历史。”伏尔泰不仅重视史料的可靠性，而且还善于把哲学的明灯放在黑暗的历史档案库中，让史料起着时代教科书的作用。

动荡漂泊的几年，是伏尔泰致力于实地调查，深入考察社会现实的岁月，也是他从事历史著作，取得巨大成就的时期。

## 寄寓夏德莱侯爵夫人之家

正当伏尔泰入手编纂《路易十四时代》的时候，他结识了德·夏德莱侯爵夫人。那时，伏尔泰三十九岁，正沉浸在由于英国旅行而激起的热情之中。侯爵夫人刚满二十七岁，她对伏尔泰的英国之行颇感兴趣，于是双方就频繁地交往起来。

夏德莱侯爵夫人，原是布雷特伊家的千金。她身材高大，皮肤干枯，体形不甚丰满，做事粗手粗脚。可是她热情、好学，颇有文化修养。她懂得拉丁文、英文和意大利文，精通数学、物理、天文学，曾经译过牛顿的著作，她还略知一点哲学思想，懂得一点爱情，对书籍、钻石、女人的衬裙也都感兴趣。这无疑是当时法国最有学问的才女之一。平生路途坎坷而又缺少学业知音的伏尔泰，正苦于四处漂泊，无地安身。先前巴士底狱的苦味尚未消失，而今焚烧《英国通信》的烟火犹存，捉拿伏尔泰的通缉令又接踵而来。他神情恍惚，惶惶不安，担忧再受缙绶之苦，决定离开巴黎。但是到哪里去呢？一七三四年，伏尔泰受到女友的盛情邀请，他决定迁居西累，寄居于德·夏德莱侯爵夫人之家。

西累位于法国与瑞士的交界地带，属于法国洛林省内的一个县份。伏尔泰选择这儿立足，不仅因为夏德莱侯爵夫人热情好客，志趣相投，那里有宽敞的别墅，舒适的环境，而且还由于西累地处边境地带，一旦遇有什么搜捕或迫害，他便可捷足潜逃。因此，伏尔泰愉快地在西累住了十四个年头。

在西累期间，伏尔泰埋头写作。他写历史、数学和哲学著作，也写悲剧、喜剧和讽刺诗。悲剧《穆罕默德》、《梅洛普》，喜剧《放荡的儿子》、《纳尼娜》以及哲理小说《查第格》等等，都是在这里完成的。在这幽静的别墅里，伏尔泰精力充沛，学习的兴趣极为广泛。他曾这样开玩笑地说：“我爱古希腊神话中所有九位女神，我尽力想在她们每一位面前都获得成功。”

一七三六年，伏尔泰发表了哲理诗《关于牛顿哲学的诗简》。八月，普鲁士王太子腓特烈首次和他建立了通信联系，后又邀请伏尔泰到普鲁士做客。但遭到夏德莱侯爵夫人的反对。

伏尔泰平时容易激动，夏德莱夫人脾气暴躁，两人长期相处，难免要发生争执。一旦争吵起来，彼此都会大喊大叫。如果有客人在场，两人就用英语对骂。好在事后都不记仇，瞬即烟消云散，亲密无间。在西累，伏尔泰花钱造了一个化学馆，一个实验室。有时伏尔泰和夏德莱夫人整天都各自做实验或写文章，彼此互不见面，也不通气，各人完成自己的题目。有时，他们也会不约而同地在研究同一个课题。

一七三八年，伏尔泰和女友夏德莱侯爵夫人一同前往巴黎，参加法国科学院科学题目《论火的本质》的论文竞赛。在这次会上，夏德莱夫人获得了奖金，伏尔泰获得了奖状。

四十年代初期，伏尔泰致力于悲剧创作。《穆罕默德》和《梅洛普》是这个时期悲剧创作的主要收获。在前一个悲剧里，伏尔泰借用了伊斯兰教创始人的形象，来批判法国天主教会的宗教狂热。在伏尔泰笔下，穆罕默德的形象与传统观念不同，他是一个阴险狡诈的骗子，卑鄙无耻的坏蛋。他全凭狡猾的手腕，利用群众的迷信与无知，愚弄民众，以满足个人的私欲。他是一切宗教迷信创始者的象征。

穆罕默德对周围的人说：

谁思想——谁就是生来不信仰神的人，  
顺从的缄默——这就是戒律！

然而，“多行不义必自毙”。在欺诈和罪孽面前，他的良心受到自责。他虽然能蒙骗周围的人们，却骗不过自己，最后导致精神上的彻底崩溃。

这个剧本在法国北部里勃城演出时，遭到了法国当局和教会的激烈反对。伏尔泰不服，他把剧本寄给罗马教皇本笃十四世，目的是争取剧本能上演。当时罗马教皇没有看出这部悲剧会给基督教带来危害，他接受了这份“礼物”，并回赠了一个可以消灾延福的金质奖章和教皇的一幅肖像。但是，教皇的大臣却识破了伏尔泰的用意，他施用奸计，剧本照样未能获准上演，伏尔泰的愿望又落空了。

悲剧《梅洛普》是以表现真挚的母爱为主题的，具有感伤主义的色彩。凶恶的奸臣波里奉，用阴谋手段杀死了国王和王子，篡夺了王位，仅留下太子一人幸免于难。为了使王位能披上合法的外衣，他想娶梅洛普为妻。梅洛普明知他是仇敌，执意不从，但这个王权的篡夺者又使她陷于窘境：或者成为他的妻子，或者眼看儿子被杀。展现在观众面前的，不只是一个丧失宝座的皇后，而是一个为了自己儿子的命运而痛苦、恐怖得失去理智的母亲。作者细腻入微地揭示了母爱的复杂心理。这个剧本在巴黎连演三场，观众都感动得流下眼泪。

其时，正值伏尔泰的学友达尔善松任外交部长，伏尔泰的主要政敌——路易十五的大臣佛鲁列主教又刚刚去世。因此，他常常回到巴黎，曾一度受到宫廷的信任，做上法国皇家历史编纂员。

一七四六年春季，伏尔泰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和俄国科学院名誉院士。但由于伏尔泰连续发表了许多激进的言论，这又引起宫廷对他的怀疑，教会对他的攻击也日趋激烈，沉闷的政治气候不时地向他袭来，他渴望呼吸自由的新鲜空气，因而数度出国旅行。一七四八年，伏尔泰又偕同女友夏德莱侯爵夫人到荷兰游览，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夏天。

次年九月，夏德莱侯爵夫人因产褥热病去世，时年四十四岁。伏尔泰失去了这样一个知心的女友，不胜悲痛，他的心情再度烦躁不安起来。他沉痛地经受着这个无法弥补的损失，因为埃米莉·德·夏德莱是他所热爱的唯一的女人，也是五十多年来遇到的惟一真挚、聪明、敏感的女友。她那和蔼可亲的态度，广博的知识，充沛的精力，丰富的感情以及广泛的生活兴趣与爱好，曾经是伏尔泰赖以生存的重要支柱。现在却一切荡然无存了，他感到异常孤独。随着侯爵夫人之死，伏尔泰在西累安静而舒适的环境也变得沉闷而空虚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万念俱灰，热泪纵横。他不由自主地在别墅里乱走，那里的每一件东西都使他回想起埃米莉。伏尔泰实在太伤心了，他再也不能继续在此进行浩繁而艰巨的工作，在消沉绝望与痛苦思念之中，他又不得不回到巴黎。

## 腓特烈王朝的“上宾”

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早年就邀请过伏尔泰，唯因夏德莱侯爵夫人劝阻，伏尔泰才没有去成。现在，夏德莱夫人已经去世，腓特烈二世更加殷切地邀请他去普鲁士。

这位普鲁士的君王在给伏尔泰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尊敬您，尊敬您这位口若悬河的老师。我爱您，爱您这位善良的朋友。您到这个国家里来，就如同在您的祖国、在一个怀有崇高心意的朋友的家里一样，会受到器重，您在这里还怕什么奴役、什么不幸和什么改变呢？”

在这种恭维、谄媚的诱惑中，伏尔泰一时感情冲动，他忘记了法国专制政权给他的那些教训，忘记了贵族对他的侮辱与迫害，也忘记了被监禁在巴士底狱的痛苦遭遇。他决定动身到一个比法国更黑暗、更残酷的专制政体的国家去。

一七五五年七月十日，伏尔泰到达柏林。他的这种抉择，显然是腓特烈的信件在发生作用。伏尔泰自己也不否认这一点。他说：“我们的兄弟、作家们通常不得不向国王谄媚，但这一位国王，他本人却自顶至踵无所不至地赞扬着我。”

但是，促使伏尔泰走进普鲁士王宫的主要动机，还不是出于个人的自尊心，不是追求眼前的物质利益，而是由于他天真地相信世界上可能存在着开明君主制的王国。他想借助这个哲学家式的君王，来推行为本民族的幸福而进行的重大社会改革，他认为腓特烈二世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君。他希望能履行国王教师的使命，为推进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这样的想法当然是高尚纯洁的，又是幼稚可笑的。

当伏尔泰初到王宫时，他受到腓特烈二世的优礼厚待，每年俸金二万法郎，并被任命为高级侍从。伏尔泰也极口称赞腓特烈二世为“北方的所罗门”，他把普鲁士王朝的生活比作“柏拉图的筵会”。其实，腓特烈二世之所以要罗致欧洲名流，看中伏尔泰，是因为伏尔泰是当时欧洲的知名人士，邀请这样的名流入宫，有利于点缀宫廷，掩饰其黷武好战、残暴野蛮的侵略本性。在腓特烈看来，能邀请身为一代思想主宰的伏尔泰为王朝的“上宾”，无论如何，在舆论上对普鲁士君王是极为有利的。腓特烈二世的这种盘算并没有落空，伏尔泰一度对他信赖至极。他以殷勤的口吻，华丽的颂词，为这位国王争来了“开明君主”的光荣称号。

不久，伏尔泰发觉，除了给这位国王修改拙劣的法文诗稿，整理洋洋大观而又杂乱无章的哲学论文之外，在推动启蒙运动的事业方面，是不能指望腓特烈二世有什么作为的。腓特烈二世的专横暴虐，穷兵黷武，更使伏尔泰厌恶与失望。因此，他和腓特烈二世的矛盾冲突也就日益激化起来。

有一次，腓特烈二世对身边人说：“我至多再需要他一年，桔子汁挤干了，就得把果皮扔掉。”这句私话，泄露了他深藏多年的天机，瞬即就传到伏尔泰的耳里。伏尔泰如梦初醒，他知道自己名义上是王室的“上宾”，实际上只是国王的御用工具。

一七五二年，腓特烈二世写了一本不署名的小册子讽刺伏尔泰。伏尔泰在气愤之余，就编了一本《君王用的小辞典》还击，其中写道：

“我的朋友”作“我的奴隶”解。

“我将使你幸福”的实际意义是“当我得到你的时候，您将吃苦。”  
“今晚您和我一起进膳”等于“今晚我要使您难堪”。

既然伏尔泰对腓特烈二世完全失望，他就需要将自己对普鲁士王朝的态度公诸于世。如果说，伏尔泰的前半生，已经证明他是一个为反抗中世纪黑暗势力、宗教偏见而不懈斗争为战士；那末，他的后半生又该怎样度过呢？伏尔泰以实际行动，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回答。

当时，柏林科学院院长莫贝尔都依写了一本荒谬绝伦的书，他借用医生阿加基亚之口，建议建立这样一座城市，城中的人只说拉丁语，在地面上挖一个窟窿，直通地球的核心。一旦市民患病，就在病人身上涂上树脂，以防止消耗他们的生命力，等等。如此荒诞可笑的方案，竟然出自柏林科学院院长之笔，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伏尔泰抓到这样一个活靶子，他从满腔愤怒一下转为张口大笑了。他当即写了一本题为《阿加基亚医生的驳议》的小册子，自己设法印刷，亲自四处分发。在这个小册子中，伏尔泰以绝妙的讽刺手法，尽情嘲讽了这位柏林科学院院长的愚蠢颞顽，把腓特烈二世门下的这位宠臣挖苦得淋漓尽致。这不仅使莫贝尔都依成了笑柄，而且使整个普鲁士的官方科学机构，都成了众人趣谈的笑料。伏尔泰把伪科学的丑名远扬了。

腓特烈二世对此大发雷霆，他派人将伏尔泰散发的小册子一一搜集起来，堆放在伏尔泰寓所的窗下，付之一炬。伏尔泰凭窗观火，怒不可忍。他只得非礼还其非礼，随即把房门的钥匙和勋章退回给普鲁士国王，并附上一封简短的辞别信。腓特烈二世最初拒绝接受，害怕由此引起欧洲舆论的非议，伏尔泰死不回头，扬长而去。

一七五三年三月二十六日，伏尔泰整顿行装，断然离开柏林。临行时，腓特烈二世只礼节性地对他说了几句话：“祝您一路平安。”其情其景，恰好与欢迎伏尔泰的隆重热闹场面形成鲜明、强烈的对照。五月三十一日，伏尔泰病倒在法兰克福城。腓特烈二世派人追来，要他交出国王的诗稿。伏尔泰执意不从，他之所以要保留腓特烈二世的这些拙劣诗作，并非其间有什么可资借鉴，而是想把它带回法国公布于世，让这个暴虐、愚蠢的国君在全欧人士面前难堪。腓特烈二世深怕自己露丑，便指派警察将伏尔泰拘留达五周之久，直到诗稿强行索走，才让伏尔泰离开国境。

伏尔泰在普鲁士王国三年，表明他并非是个封建王朝所能御用的诗人。正如德国杰出的革命家、史学家梅林所说：“做了廷臣的伏尔泰依旧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先进战士。”

## 狡兔三窟

伏尔泰回到巴黎，国王路易十五对他很冷淡，甚至对宠妃庞芭度夫人这样说：“我不愿伏尔泰回到巴黎来。”路易十五的这种态度，使伏尔泰预感到，要想在巴黎栖身立足，那是不可能了。

柏林的三年生活，留给伏尔泰一个沉痛的教训，他深感君主的“恩典”不可靠，寄人篱下，更是苦不堪言。他决计寻觅一块自由乐土，以便与专制暴政断绝一切联系。但是，十八世纪的欧洲能有这样理想的世外桃源吗？现实的冷遇，先前痛苦的经历，终于使伏尔泰悟出一条生存搏斗的处世哲理：“在这个地球上，哲学家要逃避恶狗的追捕，就要有两三个地洞。”

一七五四年十二月，伏尔泰怀着定居的愿望，取道卢昂，到达日内瓦。他先在洛桑附近的蒙里翁，租了一所别墅，正值寒冬袭来，他在此过了一个冬季。后来，他又在日内瓦附近的圣·约翰，买下一所房子。这里景色迷人，房舍也比蒙里翁宽敞，伏尔泰觉得这是理想的定居地点，顿时心情格外愉快。为此，他将这一寓所取名为“愉园”。

在这里，伏尔泰着手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编写悲剧《中国孤儿》。这个剧本以我国的《赵氏孤儿》为蓝本，叙述春秋战国时，晋国的权臣屠岸贾残杀赵盾一家，并搜捕孤儿赵武，妄想斩草除根。可是，赵家门客程婴与公孙杵臼定计救出赵武，由程婴抚养成人，最后报仇雪冤。伏尔泰运用这一题材，加上一些爱情的穿插，于一七五五年八月，将它搬上舞台。公演后，获得广泛的好评。

我国元剧《赵氏孤儿》传入法国，约在一七三二年至一七三三年间。这是传入欧洲的第一个中国剧目，就十八世纪的全欧来说，它也是独一无二的。伏尔泰先从巴黎的《水星杂志》上看到有关剧情的介绍，后又在法文对折木四厚册的《中国通志》里，读到《赵氏孤儿》的译文。当时年已四十来岁的伏尔泰，就被这个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戏剧所吸引了。他决定将它改编成新剧目。但由于生活长期动荡不安，这个计划未能付诸实现，直到他年逾六十，历经风霜忧患，才下决心动笔。

伏尔泰对中国的政治和教育思想有深挚的爱好，他曾经细读译出的儒家经典，认为儒家的学说符合人文主义的精神，孔夫子只诉诸道德，而不宣扬神迹，很值得西方人借鉴。因此，他想利用中国的这一题材，来表现儒家道德伦理，称他的《中国孤儿》为“五幕的孔子伦理学”。

但是，伏尔泰对中国的戏剧艺术传统理解不深，他只能按照欧洲的古典主义法则来衡量与剖析。伏尔泰认为，这戏缺少时间的一致性和动作的一致性，几乎不能与当时法国的悲剧相提并论，只能比作十六世纪英国或西班牙的悲剧。伏尔泰感兴趣的是故事情节约离奇、有趣。他说，它却显示了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风格与特色。

在改编《中国孤儿》的过程中，伏尔泰是花费过一番苦心的。他把故事的背景从公元前五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往后推移了一千七、八百年。他又把一个诸侯国家内部文武不和的故事，改编为两个民族之间的文野之战。在戏剧艺术上，他按照古典主义的“三一律”法则把剧情、动作的时间，从二十多年缩短到一昼夜，删去了原作中的弄权、作难、搜孤、除奸、报仇等情节，突出托孤、救孤两节，再插入一个恋爱故事，布局成五幕悲剧。

伏尔泰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他把中国的历史故事搬上法国舞台，这在

中法文化交流史上，不失为前所未有的的一项创举。剧本改编的成功，也给伏尔泰带来了极大的声誉。当时的《爱丁堡评论》中这样写道：“伏尔泰先生也许是法国最有名望、最有才华的作家。……在他最近的悲剧《中国孤儿》里，他的创作天才尤为突出。我们读了这本作品，一方面觉得高兴，一方面又觉得奇怪；因为他把中国道德的严肃与鞑靼野蛮的粗犷一齐搬上法国舞台，而同时与法国人最讲究的谨严细致的种种规矩毫无抵触之处。”伏尔泰的这一改作，直接激发了英、法等国的戏剧家对中国剧作的兴趣，后起追随改编者也不计其数。

与此同时，伏尔泰积极支持《百科全书》的编纂和出版工作。虽然伏尔泰和《百科全书》的主编狄德罗等人，在政治观点与哲学理论方面并不完全一致，但是，他看到法国的启蒙主义者，为编纂这部规模浩大的科学、艺术与工艺的典籍而不懈地努力，把当时法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团结在这部丛书的周围，大举向陈腐的封建专制进攻，这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当时，正值狄德罗受到当局迫害，数学家达兰贝尔遭受教会和政府围攻之际，伏尔泰无条件地支持他们。他在写给《百科全书》负责人的信中这样说：“勇敢的狄德罗和吓不倒的达兰贝尔，你们赶快去攻击那些狂热者和恶棍，反驳他们愚笨的空谈，揭露他们卑鄙的诡辩、历史的谎话、矛盾、无止境的妄诞，你们不要让那些思想健全的人变成没有理性的人的奴隶；新生的一代将因为他们所获得的权利和自由而感谢你们。”

伏尔泰的号召得到有力的响应，他也以能参加这一行列，为《百科全书》撰稿为荣。他说：“当我身上还有着生命的火花时，我是会为《百科全书》光荣的工作者们效劳的。如果我能够将自己的微末贡献投到这个最伟大、最美丽的民族和文化的纪念物中去，我将引以为自己崇高的荣耀。”

伏尔泰与“百科全书”派之间信件往来极为频繁。他在给达兰贝尔等人的信件中，每次都写上一句醒目的战斗口号：“踩死败类！”所谓败类，伏尔泰指的是法国的反动教会。他以这一战斗口号与“百科全书”派共勉，并以此身体力行，指导自己以后的全部活动。

一七五五年十一月一日，葡萄牙的京城里斯本发生大地震，死伤三万余人，房屋倒塌不计其数。反动教会人士根本不顾广大人民的生命与财产的巨大损失，反而用“上帝对人类惩罚”等谎言来恐吓群众。他们在里斯本举办功德会，用活活烧死无辜的百姓来奉祭天神，以期禳解地震再度发生。伏尔泰闻讯惊骇，他随即发表《咏里斯本的灾难》一诗，抨击“上帝惩罚”的邪说。伏尔泰反问说：“难道里斯本人的罪孽反而会比耽于淫乐的巴黎人或伦敦的居民更为深重吗？”伏尔泰认为，“至善至美的造物主不可能创造祸灾”。里斯本惨剧的根源，应该在自然界和自然规律中寻找，而不应该在上帝的旨意中寻找。伏尔泰的结论是：“自然界就是这样，我服从它的规律。”

在日内瓦近郊的“愉园”里，伏尔泰积极从事戏剧工作。他在“愉园”建造了一所小小的剧场，排演自己的剧作。每当新戏上演，周围的群众闻讯赶来，趋之若市。在当时，日内瓦是禁止戏剧娱乐的。伏尔泰的行动，直接违反了政府的规定，当局要他停止戏剧活动，并禁令日内瓦居民到“愉园”看戏。伏尔泰不甘缄默，他采取报复行动，直接授意达兰贝尔在编纂“日内瓦”这一条目时，写上应重建公共剧场的要求，表面上对日内瓦的教会人士推崇备至，骨子里则竭尽揶揄嘲讽之能事。达兰贝尔听从了伏尔泰的旨意，按此撰写了。这激起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愤怒，他写了《达兰贝尔谈戏剧书》

一文，驳斥达兰贝尔的立场，伏尔泰见机与卢梭展开辩论，卢梭则利用伏尔泰的剧作《中国孤儿》，攻击伏尔泰。伏尔泰又不甘示弱，遂以讽刺诗还击，他将卢梭和教会神甫相提并论，一概斥之为“可怜虫”，这又引起日内瓦当局的蛮横干涉，诸此连锁反应，顿时闹成轩然大波。

这样一来，伏尔泰又感到这“自由之邦”并不安全。他营谋狡兔三窟。在离日内瓦不远的法兰西国土上，他购置了费尔奈庄园，同时租下度尔奈伯爵的领地。一七五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伏尔泰在写给缙哀罗的信中说：“现在，我仿佛有四条腿，前两条腿伸在洛桑和愉园，后两条腿立在费尔奈和度尔奈。”伏尔泰面对现实，进退自如。他觉得这是一种如愿的安置，因为不论在瑞士，在日内瓦境内，还是在法国，他都能享受到某种程度上的独立和生活上的自由，到处都有这位哲学家的隐蔽所。

## 费尔奈的抗争

一七六一年以后，伏尔泰长期居住在费尔奈庄园。在这里，他有三大建筑：一座别墅，一个教堂，一所剧院。

在别墅里，他每天收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大量信件，他经常热情地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学者和政界人士。古老的费尔奈城堡，顿时变成人们朝圣的地方，伏尔泰曾风趣地称它为“欧洲的客栈”。

在教堂里，亚当神甫每天给他做弥撒，跟伏尔泰下棋。每当神甫要赢了，伏尔泰就推翻棋盘，并高声嚷道：“花了两个小时来移动这些小小的木块，不如去演一场悲剧。”如果他占了优势，他就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在剧场里，伏尔泰经常上演他自编的剧本，邀请法国、英国的名流演员前来助兴，他自己也时时登台表演。

伏尔泰作为欧洲伟人的形象，是在费尔奈时期定型的。这时，他已年过花甲，显得苍老，光秃的头顶，眼睛凹进去有三公分深，面颊瘦弱得像一张羊皮纸粘在枯骨上，所剩的几颗牙齿也都脱落了。但是，一双慧眼依然炯炯有神，在抿住的嘴唇里，常常露出一丝微笑。有时，他手持一杯咖啡，在室内沉思；有时，他拿着农具，在花园里栽树；或者，他兴致勃勃，殷勤地在招待友人。

在费尔奈，伏尔泰并不服老，他的精力是极其旺盛的。他身居在这遥远的他乡，密切注视着欧洲的局面，领导着声势浩大的法国启蒙运动。他除了广泛地接触来自欧洲各国的进步人士之外，还继续勤奋地在埋头伏案写作。在这里，他相继完成了哲理戏剧《奥林匹亚》、《三头政治》和《西特人》。他写下《彼得大帝统治下的俄罗斯历史》和《议会史》等史学著作。伏尔泰最有代表性的哲理小说《老实人》、《天真汉》以及《有四十金币的人》等等，都是在费尔奈完成的。

《有四十金币的人》既是一篇哲理小说，又是一篇抨击现行经济政策的论文。作者描述一个每年只有四十金币收入的人，但纳税钱就要付去一半。另一个富翁每年有四十万收入，却从不缴纳半分钱的税。伏尔泰运用如此强烈的对比原则，对当时法国的苛捐杂税制度作出尖锐的揭露和讽刺。作者写道：有人想规定一种“聪明税”，据他估量，每个人都会愿意缴纳这种税，因为谁也不愿被人家叫做傻瓜。……另一个人则主张抽一种歌唱和欢乐的联合税，因为法国人民是世界上最愉快的，而且是最喜欢在歌唱中寻找安慰的人民。伏尔泰就运用这种揶揄、戏谑的笔调，讽刺挖苦封建专制，使得当权者啼笑皆非。

伏尔泰的笔触怒了法国封建王朝，皇后玛丽对伏尔泰恨之入骨。她在临终前，还要求王上惩办伏尔泰。国王回答说：“您要我怎么办呢？夫人，假如他在巴黎，我倒是会将他赶到费尔奈去的。”法官们听了心领神会，他们想出一套奸计，并由最高法院作出决定，把所有的《有四十金币的人》全部搜来，当众焚毁。凡是出售过一册书的书商一律处以枷刑。这案件处理后，一个大法官还在刑庭上大声嚷道：“难道我们烧掉这些书就罢休了吗？”说实在，他们欲置伏尔泰于死地而后快呢！

在费尔奈庄园里，伏尔泰着手编纂一部小型的百科全书——《哲学辞典》。编写这部书的念头，最初是在普鲁士国王那里一次吃饭时偶然想到的，后来曾几次想动笔，都未能如愿，现在却付诸实践了。单从书名看，这似乎

是一部工具书，实际上，它是一部文学色彩浓厚，颇有趣味的哲学著作。作者按照学科分列单元，按词首字母顺序排列，全书内容丰富，涉及文学、艺术、哲学、美学以及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伏尔泰花了将近十年工夫才编纂成。这部文摘汇编，是作者宣传启蒙精神极好的一份资料。它几乎可以同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媲美，只不过它的规模较小罢了。

在费尔奈，他不仅从事文学创作和哲学著作，伏尔泰还请人建造房屋，种植花草树木，邀请两位侄女前来帮忙做饭。在这块土地上，他养活着一家三十口人和十二匹马，每天早上五点起床，晚上十时睡觉。他关心农田的生产，马匹的驯养，做过改良马种的实验。他还创办丝袜工场和花边手工工场。伏尔泰说：“我越是在生活的道路上前进，我越是需要工作；久而久之，它成了我最大的快乐。”

伏尔泰的这种努力，显然怀有变革现实的崇高目的。他想把费尔奈这个荒僻的村子，改造成为一个繁荣的小城市。他目睹周围人们的贫困，就想方设法使他们富裕起来。为此，他组织农民开垦荒地，为耕种者建筑住宅，并以低廉的价格，将这些房屋转让给他们。他觉得这样做，即便把自己搞穷了，也是无所谓的。伏尔泰坚信：一个人决不会由于正义的事业而破产的。

在这里，精力充沛的伏尔泰，确实为当地人民做过许多好事。这是伏尔泰追求理想社会的一次有益的尝试。他用实际行动，代替那失去的幻想；繁忙的工作，使他复活了青春。伏尔泰成了一位受人尊敬的长者。

但是，伏尔泰在费尔奈的主要功绩，还不在于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而在于谋求人类精神的解放。最使伏尔泰日夜关注的，依然是法兰西人民的悲惨命运。

在费尔奈时期，伏尔泰把自己的主要精力，用于反对法国的宗教压迫，为那些不幸的人们据理抗争。

一七六一年，法国著名的女演员楼古佛鲁逝世。巴黎的反动教会不准安葬她，勒令将她的尸体抛在垃圾堆上。伏尔泰得知后，他满怀悲愤，连夜疾书，写下题为《凭吊楼古佛鲁小姐长短句》一首诗，以示对天主教会的抗议。他同情女演员的无辜，揭露天主教会的罪行，并藉此热情地宣传启蒙运动思想。伏尔泰用优美的政治抒情诗句写道：“像楼古佛鲁这样优秀的女演员，要是在古希腊，人们会为她建立祭坛；但在今日的法国，人们却不肯将她埋葬！”

次年三月，一位从朗格多克来的旅客路过费尔奈，他向伏尔泰叙述了不久前在土鲁斯城发生的一起宗教迫害事件，这就是骇人听闻的卡拉案件。

事情是这样的：让·卡拉是信奉新教的商人，在当地颇有一点名气。他的儿子马克·安东性情忧郁，长期沉默寡言。因为他是一个新教徒，既不能继续攻读法律，又不愿从商，他喜欢读的是莎士比亚的《汉姆雷特》。

一天晚上，卡拉全家招待客人吃饭。饭后，他比其他人先起身离开饭桌，走进厨房。女仆说：“来烤火吧！”他说：“啊！我在发烧呢！”然后他就下楼到店堂里去了。过一会儿，卡拉的第二个儿子送客穿过店堂，发现他的哥哥吊在一扇店门上，已经气绝身亡。他们割断绳子，放下尸体。

这时，邻居们闻讯赶来。有人推测，马克·安东并非自杀，而是卡拉为了阻止其子信奉天主教将他杀害的。宗教狂热者的这种假设性的猜测，竟然被教会当局当作真凭实据。于是，这个自杀者被宣布为神圣的殉道者，他的尸体被抬到教堂里，教会当局胡诌，说他的尸体将因神灵而复活。当然，这

是自欺欺人的。

案件提交土鲁斯城最高法院审理。法院控告卡拉犯有反对天主教会之罪。卡拉全家人都被捕审讯，大家的供词与前述的一模一样。最后法院以八票对五票，判处这个父亲车刑，他的儿子皮埃尔被判处放逐，其他人释放。三月九日，善良而无辜的卡拉在土鲁斯城广场上被车裂处死，而后在大庭广众下焚尸。在临死时，卡拉对身旁的神甫说：“我是无辜而死的，耶稣·基督也是无辜而死的，他所受的折磨要比我残酷得多，他对这样的死一无怨言；我在这最后的日子，也会把自己引到永恒的幸福中去，对自己的一生毫无遗憾。”

当伏尔泰听完了这一宗教迫害事件的详情细节后，不禁毛骨悚然。他慷慨地收容了卡拉一家，并挺身而出，为卡拉及其家属抗争。伏尔泰怀着革命战士的高昂激情，坚决要求当地议会和法国最高法院重行侦讯。他动员了优秀的律师为卡拉辩护，把当时整个欧洲的舆论吸引到正义这边来。

历经四年的努力，伏尔泰胜利了。卡拉一案得以重审，政府撤销了土鲁斯当局的判决，为死去的卡拉恢复名誉，死者的家属也获得了自由。国王赐给卡拉的遗孀三万六千立弗尔作赔偿。事后，伏尔泰写了《论宽容》一文，倡导捍卫人民的权利，尊重人格的尊严。伏尔泰说：“如果你想做个像耶稣·基督那样的人，就要做一个殉道者，而不要做刽子手。”伏尔泰为被压迫者仗义执言的行为，在全欧范围内引起极大的反响，人们都称他为“卡拉的恩人”。

一七六六年，阿培维耶城又传来一起宗教迫害惨案：十九岁的青年德·拉·巴尔和他的朋友德塔龙德一起被教会控告犯有渎神之罪。据说这两个青年，曾玷污阿培维耶城一座桥上木制的基督钉死像。天主教会就煽动宗教狂热者，将巴尔的舌头拔出，砍掉他的右手，然后将他捆在柱子上用烈火烧死。在行刑时，刽子手们还从这个青年身上搜到一本伏尔泰的《哲学辞典》，居然也当作巴尔的罪证，投进火堆焚毁。

伏尔泰得知后，他拍案暴怒，反动教会竟残忍到如此程度，上帝的子孙不是变成野兽了吗？他决不饶恕反动教会的这种胡作非为，他哀叹光荣的法兰西民族竟能允许这样的宗教迫害事件屡次发生。这个年迈有病的老人不禁泪如雨下，泣不成声。

由于国王路易十五批准了法院的判决，伏尔泰为巴尔的辩护没有取得成效。他藉此愤慨地写道：“这些小花脸！吃人者！……你们从跳舞的篝火场边和从演滑稽歌剧的格雷弗广场赶来；车裂卡拉、烧死这可怜的青年，我简直不愿意同你们呼吸同一种空气。”面对这鲜血淋漓的现实，惯于说俏皮话的伏尔泰，变得深沉严肃了。他觉得，现在根本不是开玩笑的时刻，俏皮话在这种严峻的斗争中也不顶用，只有利如钢刀的语言，才能够配得上为人民说话。

为了推动法国的启蒙运动，为了启迪民众，动员民众，让人民自觉地起来向野蛮、愚昧的宗教习俗作斗争，伏尔泰想寻找一份最有说服力的材料。经过几天的翻箱倒柜，最后，这种理想的令人信服的材料，终于在他自己的家里找到了，这就是天主教士让·梅里叶的《遗书》。这份宗教职业者自我暴露的材料，原是梅里叶生前的手稿，伏尔泰将它保存了二十九年了。现在，他要把《遗书》的某些部分公诸于世，让它起着醒世的作用。

让·梅里叶出身于织布工人家庭。他曾听从父母之命，成为天主教会的一个乡村教士。但不久他便发现，自己向教民宣传的那套教义，全是谎骗人

类正常理智的胡言乱语。这个不知名的乡村神甫，运用自己的智慧，孜孜不倦地、秘密地从事着暴露教会内幕的工作。梅里叶自己没有力量和勇气作公开的揭露，向人民承认自己在讲坛上传道时所说的谎话。因此，他痛苦万分，夜不成寐。虽然，他生前不敢揭露自己，但他愿意在自己死后，让人民认清教会的真相。于是，这个走投无路的神甫在自杀前，利用那漫长的不眠的夜晚，写下了他的忏悔，这就是他死后震惊世界舆论的《遗书》。

梅里叶承认，世界是永恒而无限的物质，根本不存在“救世主”，一切宗教教义都是迷误与欺骗。他痛斥社会的不平，一部分人享受人生的欢乐，残暴地统治着别人；另一部分则充当奴隶，受苦受难。他把教士、包税人、官吏和投机商，斥之为富足的懒汉；而王权和封建主，则是魔鬼与寄生虫。

梅里叶在《遗书》中这样写道：“当我被迫向你们传道而说谎时，我的内心是多么地痛苦啊！你们的轻信引起我心中多少悔恨。千百次我准备当众忏悔，但是我力不能胜的恐惧心理阻挡了我，使我不得不缄默下来，直到我的死亡。”让·梅里叶死于一七三三年，他的遗稿一直被伏尔泰保存着。如今，伏尔泰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愤恨，决定将它公开印出来。一年之内，他印了两次，四处散发，鼓励友人将它传播、张扬开来。伏尔泰的这一行动，其威力胜于千百颗炸弹，它粉碎了专制政体和天主教会的淫威，使世界的公众舆论萦注在这个无可辩驳的事实上。

一七七一年，法国又发生一起蒙巴义事件。年轻的蒙巴义被诬告杀死自己的母亲，法院把蒙巴义夫妇判了死刑。蒙巴义被当场处死，妻子缓刑。伏尔泰照例为他们仗义执言，他发表了题为《阿拉斯法院的谬误》的小册子，猛烈抨击当时司法机构草菅人命的黑暗现象。在伏尔泰的抗争下，蒙巴义的妻子获释。后来，法属印度总督拉里·笃朗达勒又被诬告通敌，法院用严刑逼供，并判以死刑。伏尔泰又挺身而出，反对这种判决，得到公众舆论的一致响应。

就这样，伏尔泰以罕见的胆略，不懈的斗争精神，为不幸的人民据理抗争。他的行动，使法国专制政体的威信，每况愈下，人民大众对封建专制的仇恨情绪与日俱增。费尔奈成了欧洲舆论的中心，当时的进步人士都尊敬地称伏尔泰为“费尔奈教长”。这是伏尔泰的荣誉，也是法兰西民族的骄傲。维克多·雨果曾这样说：“伏尔泰的名字所代表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整整一个时代。”费尔奈时期的伏尔泰，不愧为是这个时代精神方面的权威。

## 凯旋式地返回巴黎

在费尔奈，伏尔泰虽然过着富裕安适的生活，但他心中时时惦记的是法兰西的首都巴黎。因为那儿是他成长的摇篮，也是他初露头角的地方。碧波荡漾的塞纳河留给他美好的记忆，繁华的花都之夜，激起他浮想联翩。伏尔泰想趁暮年之际，再度探望巴黎。如果路易十五还活着，不许伏尔泰回巴黎的禁令就不会撤销。但是现在这个专横暴虐的君王已经去世了，刚继位不久的路易十六，虽然也是一个胸襟狭隘的庸人，他从路易十五那里承袭了对启蒙思想家的仇恨，可是鉴于国内财政枯竭，怨声载道，他已无法阻挡伏尔泰的步伐了。

一七七八年二月十日，伏尔泰回到巴黎。这位一代大师的骤然降临，轰动了全城。妇孺老幼，奔走相告，成群结队的市民热烈地欢迎伏尔泰凯旋归来。人们在咖啡馆里，在公园，在街上，都谈论着伏尔泰。战争的消息，宫廷的私情，皮奇尼派和格吕克派的论战，全都被人抛置脑后。伏尔泰最初住在维莱特侯爵的府邸，波纳路顿时变成巴黎最热闹街道，成千上万的居民从四面八方汇集拢来，都想看一眼诗人的风采，喊一声对诗人的敬意。法兰西学士院派来代表团，法兰西喜剧院的人整队前来祝贺，维莱特侯爵的府邸一时挤得水泄不通。

三月十六日，法兰西喜剧院隆重上演伏尔泰的诗剧《伊莱娜》，盛况空前。伏尔泰本想首场就去观看，唯因身体不适，未能如愿。

三月三十日，伏尔泰出席了法兰西学士院的大会，并当选为该院院长。当时，伏尔泰虽已风烛残年，但依然充满着年轻人的活力，他草拟着宏伟的计划，激励法兰西学士院作出编纂学院法文大字典的决定，他自己担负编纂“A”的一卷。当天晚上，伏尔泰赴法兰西喜剧院，观看《伊莱娜》的演出。当人们发现伏尔泰入场时，观众席上欢声雷动，一致要求给这位八十老翁戴上诗人的桂冠。演出结束时，演员们在舞台上抬出一座戴有桂冠的伏尔泰的大理石半身像，全体观众用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表示对这位诗人的祝贺。戏散场了，观众们仍然依依不舍，他们聚集在剧院门口，无不以一睹这位大诗人的风采为荣。夜深了，观众的心仍在沸腾，他们欢呼着，把伏尔泰护送到维莱特的府邸。在归途中，热情的妇女们可有趣了，有的扶着他，有的搂着他，甚至把他抬了起来。伏尔泰一时实在难以招架，他笑着说：“女士们，你们让我高兴得连生命也要送掉了。”人们用欢呼声回答：“伏尔泰万岁！”

一位八旬高龄的老人，怎么经受得了如此热烈的感情震动呢？不出所料，伏尔泰病倒了。他躺在床上，过着身不由己的生活，他预感到自己不会久留人世。于是，伏尔泰写下一首简短的《辞世词》。

在这首抒情诗里，他回顾了自己一生所经历的道路，他发出对教会仇敌的诅咒，同时也表示了对身后命运的担忧。

伏尔泰写道：

在光荣的世界舞台上，  
我们所起的作用都不大，  
我们全都迂回曲折地走去，  
我们都要受到世人的嘲骂。

在向这个世界告别的时候，  
大家都同样地痛苦和悲愁：  
大主教、司法官，  
拘于礼节的乡愿。  
让看守圣器的人在感到临终的征兆后，  
高举着铃铛，  
匆匆跑到床旁，  
让主任祭司为受了委屈而迷惑的灵魂，  
做临终的祈祷——  
这种庄严的样子对人们说来真是滑稽可笑；  
他们在任意诽谤中伤之后，  
整个一天都说些无聊的闲话，  
而到了明天他们就会把你忘掉，  
丑剧也就在这儿完结了。

这诗章，是一个哲学家对生活哲理的剖析，也是伏尔泰一生的自我总结。他德高望重，却不居功自傲；他为社会正义不懈地战斗，但从不夸大个人的历史作用；他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已经垂危，但他仍不放弃对宗教伪善的揭露与嘲讽。

虽然，伏尔泰没有能够看到法国大革命的洪流，但他已经预言革命的风暴必定来到。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说：“我所看见的一切，都在传播着革命的种子。革命的发生将不可避免，不过，我怕是没福气看到它了。”伏尔泰把法兰西的希望寄托在年轻一代的身上，他为法国启蒙运动的胜利，为法国人民的觉醒引以自豪。伏尔泰说：“法兰西人凡事都落后，但是现在总算是赶上了。这光明已散布在远近各处，时机一到，革命立刻就要爆发。那时候，该多么热闹呀！年轻人真幸福，他们将会看到不少的大事。”

## 弥留之际

伏尔泰一病不起，卧床数月，虽经名医抢救，终因岁月不饶人，遂于一七七八年五月三十日逝世。时年八十四岁。

在临终前，教会人士强迫他按照基督教习俗进行忏悔，但伏尔泰不从。当时，一个主任祭司问他：“我的孩子，您是否相信耶稣·基督的神性呢？”

伏尔泰默然不作回答。

这时候，站在他身旁的朋友德·维耶威尔应特尔萨克的请求，向这个临终的病人耳边大声他说出这个问题。伏尔泰说：“谁问这个？”原先以为如同死人对话一般的德·维耶威尔，突然被伏尔泰的话声所震惊，伏尔泰的声音使他不知所措，他只得后退几步，连忙应道：“是戈特长老，您的忏悔师。”

伏尔泰得知是戈特长老，他生气了，嘴里反复地说着：“唉！这是戈特长老，我的忏悔教士，请向他传达我的恭维话吧。谁和他在一起呢？”维耶威尔回答：“您的主任祭司，特尔萨克先生。”

伏尔泰听了这句话，便使劲地挣扎着从床上半坐起来，把手伸给特尔萨克，让他吻着。伏尔泰说：“那么劳驾您，让我安静吧。”这病人的意思是警告祭司，不要再向他噜 唠叨了。

但是，不知趣的主任祭司还是赖着不走。他觉得既然来到这里，是不想轻易地向这个弥留之际的人投降的。他反复地问道：“我的孩子，您是否承认耶稣·基督的神性呢？”这位主任祭司总想得到令人满意的回答才肯罢休。

其实，他是大为失策了。虽然伏尔泰先前曾和神学作过妥协，在费尔奈还建造过一所小教堂。但是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都不能够强迫他和基督妥协。伏尔泰是一个自然神论者，他认为世界是神创造的，但是当神创造了世界之后，神对世界万物及自然规律不再起支配作用。在宗教观上，伏尔泰存在着许多矛盾。他曾一度认为宗教的存在，也许可以稳定社会秩序，压制人们的越轨和非法活动。要是没有上帝，就应该虚构一个，以神明来惩罚那些为人类司法所不能杜绝的一切。但是，伏尔泰始终怀疑耶稣·基督的存在，他一生的社会实践活动，有效地摧毁了教会和神学的基础，表明他实际上是倾向于无神论的自然神论者。

当这个祭司喋喋不休地向这个毕生与宗教狂热作殊死斗争的人，提出如此不逊的问题时，处于弥留之际的伏尔泰再也忍耐不住心头的怒火，他骤然伸出手臂，张开手掌，叫道：“让我安静地死吧！”这个祭司不识时务，还一再坚持要他作答。伏尔泰发怒了，他使出平生最后的一点余力，用拳头敲打着，呼喊着的，倒了下去。在临终时，他最后的一句话，就是：“请永远不要向我谈到基督。”

这真可谓宝刀虽老，雄风犹存。

伏尔泰逝世后，教会人士宣布他为无神论者，不许按宗教仪式在巴黎埋葬。是人民群众将伏尔泰的遗体秘密地运到香槟省，安葬在色利埃礼拜堂内。

十年之后，法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伏尔泰痛斥封建专制，提倡“天赋人权”的战斗檄文，成了千百万人民攻克巴士底狱的强大的思想武器。伏尔泰的理论及其文学、哲学著作，对法国大革命时期《人权宣言》的制订，具有直接的启示作用。

在大革命的热潮中，人民悼念伏尔泰。一七九一年，起义的法国人民将伏尔泰的遗骸隆重地运回巴黎，在运葬的柩车上，写着一句概括伏尔泰一生

功绩的名言：“他培养我们热爱自由。”

现在，伏尔泰的骨灰安葬在法国伟人的墓地先贤祠。他的心脏装在一只盒子里，存放在巴黎的国家图书馆中。在这个盒子上写着伏尔泰生前的一句话：“这里是我的心脏，但到处是我的精神。”

### 三部哲理小说

据法国《七星丛书》搜集，伏尔泰的哲理小说，共有二十六个中、短篇，约占他的全部文学著作的十分之一。早年，伏尔泰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放在史诗和悲剧的创作上，他的文学声誉，也是从诗坛和戏剧舞台崭露头角，并以诗人和剧作家闻名遐迩。到了五十二岁，伏尔泰的大半辈子过去了，他才尝试性地写下第一篇哲理小说《如此世界》（又名《巴蒲克所见的幻象》），次年，又发表了第二篇哲理小说《查第格》。其他的一些名篇，诸如《老实人》、《天真汉》、《有四十金币的人》、《巴比伦公主》等等，都写于晚年。

伏尔泰生前，他并不知道这些哲理小说会有多大价值，自己珍视并器重的是悲剧和史诗。他把这些漫不经心随意撰成的哲理小说，称为“小玩意”或“儿戏之作”。当他在苏城梅纳公爵夫人府上，朗诵初作的几篇小说时，听众感到大有兴趣，一致要求将它们排印出来，伏尔泰却再三拒绝，以为这仅仅是些助兴的小品，没有出版的价值。可是，历经二百多年的时间考验，事实已经证明，他的哲理小说乃是欧洲文学发展史上一种独特的艺术创造，它至今仍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而伏尔泰耗费精力，刻意求工写下的那些史诗和悲剧，终因师法古人太多，因袭模仿气味太重，只能成为次等品了。

因此，在这里选择《查第格》、《老实人》、《天真汉》这三部名作，分别作一些介绍。

## 《查第格》

中篇小说《查第格》，写于一七四七年，由十八个章节组成。它以古代的东方为背景，富有神话色彩和异国情调。作者通过主人公曲折非凡的境遇，将许多极为风趣的故事连缀起来，给读者展现出一个似真似假、虚实交融的奇异世界。

《查第格》的情节是这样的：

摩勃达王临朝的时候，巴比伦有个青年，名叫查第格，他品性善良，虽年少多金，却清心寡欲，无所嗜好。他向来明哲保身，既不自以为是，也肯体谅宽宥他人。他还通晓古往今来的玄学，不管当时新派哲学怎么说，他深信一年总是三百六十五天又四分之一，太阳是宇宙的中心。教会人士说他心术不正，查第格听了，不动怒，也不轻蔑。

这个正直宽宏的青年，自以为这样就可以快乐度日，他和美貌的少女赛弥尔订了婚。查第格对赛弥尔的情意，深厚而高尚；赛弥尔对查第格的爱情也很热烈。结婚的佳期近了，两人正在幼发拉底河滨的棕榈树下散步，向巴比伦的一座城门定去。忽然迎面来了一批打手，强行要将赛弥尔抢走。为首的是巴比伦一位大臣的侄子，名叫奥刚。他嫉妒查第格的爱情，依仗叔父的权势，为所欲为。查第格依靠两个奴隶的帮助，使出了勇敢和爱情给他的力量，打退了强人，把血迹斑斑的赛弥尔护送回家。

赛弥尔说：“噢，查第格，我一向爱你，只因你是我的丈夫；现在我爱你，可把你当作救我名节，救我性命的恩人了。”

从来没有一个人的心能比赛弥尔的心感动得更深，也从来没有一张更迷人的嘴，用那火热的话能比赛弥尔吐露出更动人的感情；因为那是最大的恩德和最正当的爱情激发起来的。不过，她受的是轻伤，不久就养好了。

查第格的伤势却很凶险，眼旁中了一箭，创口很深，左眼几乎瞎了。赛弥尔担心并厌恶未婚夫会变成独眼，三天后，她就将自己嫁给了奥刚。

查第格听到如此意外的消息，一时痛苦得死去活来，最后还是理性战胜了悲伤，残酷的遭遇反而给他指点了一条出路。

他说：“一个在宫廷中长大的女子对我这样狠毒，这样任性，还不如娶个平民罢。”查第格便挑了城里最守本分，最清白的一个姑娘，并和她结了婚，此人名叫阿曹拉。

有一天，阿曹拉散步回来，怒气冲天，查第格问她：“亲爱的妻子，你怎么啦？谁把你气成这个样的？”

她说：“唉！我亲眼目睹的事，要是你看到了，也会限我一样。我本想去安慰高斯罗的年轻寡妇。前两天，她才替年轻的丈夫盖了一座坟墓，坐落在那片小溪环绕的草原上。她悲痛万分，向所有的神明发誓：只要溪水在旁边流一天，她就在坟上守一日。”

查第格说：“好啊！这才是一位可敬的女子，真正爱她的丈夫。”

阿曹拉回答：“你想不到我去看她的时候，她在干什么呢！——把溪水引到别处去。”

接着，阿曹拉就破口大骂那青年寡妇心黑缺德。查第格听了也很扫兴。

查第格有个朋友，名叫加陶，彼此志同道合，情如手足。某日，查第格拟出一个妙计，告知加陶，希望他尽力协助。阿曹拉在乡下女友家住了两天；第三天回家，仆人们便哭哭啼啼地对她说，她的丈夫已在头天晚上得病暴死

了，因为不敢报凶，就把主人葬在花园尽头的祖坟上。阿曹拉得知丈夫去世，痛哭不已，她扯着头发，想寻短见。

当夜，加陶找她谈话，两人都哭了。第二天，哭声稍止，一同吃中饭，尔后又留加陶吃晚饭。当晚饭吃到一半时，加陶忽然大叫脾脏剧痛。那太太又着急，又殷勤，先把自己化妆用的香精拿来敷上，甚至不惜高抬贵手，去抚摸加陶剧痛的胸部，还同情地问道：“这种痛苦的病，常发吗？”

加陶答道：“有时痛得几乎送命，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止痛，那就是要找一个头天刚死的人的鼻子，放在我胸口的侧面。”

阿曹拉觉得这种医法倒也太古怪了。她想，丈夫既然去世，他从现世度到来世时，总不见得因为第二世里鼻子比第一世短了一截，阿拉埃神就不让他走过去。于是，她拿着剃刀，来到丈夫坟前，先用眼泪浇了一遍，看见查第格直僵僵地躺在穴内，便走进去割他的鼻子。这时，查第格突然爬了起来，一手捂着鼻子，一手挡住阿曹拉的剃刀，说道：“太太，别再把那年轻的高斯罗寡妇骂得那么凶了，割我鼻子的主意，和把溪水改道的主意不是半斤八两吗？”

查第格发现爱人已经变心，当即将她退婚。他想，一个人要求幸福，还不如去研究自然界。查第格自忖道：“上帝在我们眼前摆着一部大书，能够读这部大书的才是天下最快乐的人。他发现的真理，别人是拿不走的；他培养自己的心灵，修身进德；他能安心度日，既不用提防人家，也没有娇妻来割他的鼻子。”有了这个念头，他便决定离开城市，往幼发拉底河边走去。

有一天，他在树林里散步，迎面来了一批王后的太监，后面跟着几位官员，神色仓皇。总管太监问查第格：“喂，小伙子，可曾看见王后的狗？”

查第格很谦虚地回答：“噢，那是只母狗，不是雄狗，而且是很小的髻毛狗，不久前刚生过小狗，左边的前脚是瘸的，耳朵很长。”

总管太监气喘吁吁地说：“那末，你看到了？”

查第格回答：“没有。”

正在这时，王上的一匹御马溜了，大司马和官员一路追来，和寻找母狗的总太监一样焦急。大司马招呼查第格，问他可曾看见御马跑过。

查第格回答说：“那马奔驰的步伐好极了，身高五尺，蹄子极小，尾巴长三尺半……”

大司马问：“它往哪儿跑的呢？”

查第格回答：“根本没有看见。”

大司马和总管太监都怀疑这王上的马和王后的狗是查第格偷的，便带他去总督衙门审问。会审的结果，判他先吃鞭子，再送往西伯利亚终身流放。才宣判，狗和马都找到了。法官只得重判，罚查第格四百两黄金。查第格先得缴足罚款，然后才能替自己辩护。他的话是这样说的：

“我用大神的圣名起誓，我从来没有看到王后的宝犬，也从来没有看到王上的神骏，我只是根据沙地上留着的足迹判断出来的。我看见沙地上有动物的足迹，一望而知是小狗脚印。脚印中央的小沙堆上，轻轻地印着一些长条纹，我知道那是一只乳房下垂的母狗，几天前刚生过小狗。另外，又注意到沙土上有一个脚印没有其余三个那样深，我明白这母狗是瘸脚的。

“至于王上的御马，且请各位大人听禀：我在那林中散步，发觉络上育马蹄的痕迹，距离彼此相等，我心想，这匹马奔驰的步伐好极了。林中的路很窄，只有七尺宽，两旁的树林离开中心三尺半，树身上的尘土都给刷掉一

些，因此我就说，这匹马的尾巴三尺半长；它左右摇摆时，刷掉了树上的尘土，两边树木交接成一片环洞形的树荫，离地五尺，可知那马身高五尺……”

法官们听了都佩服查第格深刻细致的鉴别能力。消息传到王上和王后那里，王上下令发还四百两罚金，但几位祭司却认为应当把查第格当作妖人烧死。查第格感到，一个人过于博学实在太危险。便打定主意，以后决不再把知道的事如实地说出来。

查第格受了命运的折磨，只想用哲学和友谊来消磨时光。他在巴比伦近郊有所房子，陈设幽雅，凡是与上等人身份相称的各种艺术和娱乐，都搜罗齐备。白天，凡是学者都可到他的藏书室去看书。晚上，凡是上等人都可以到他家去吃饭。他供应精美的晚餐，饭前先来个音乐会。饭桌上谈吐风雅，兴致甚豪，赢得了人们真正的敬意。

在他的屋子对面住着一个人，名叫阿利玛士，在交际场中颇不得意。尽管家里很有钱，却连马屁鬼都招集不来。他看到查第格家里每晚车马盈门，深为恼怒，总想寻机报复。

有一次，眼红了的阿利玛士在查第格的花园里找到半块石板，上有四个短句：

罪大恶极的暴行，  
高踞着宝座。  
为了大众的安宁，  
这是唯一的敌人。

阿利玛士一看，高兴极了，他认得这首诗，明明是对王上的侮辱之词。他抓到这个把柄，连忙送给王上。不待分说，查第格及其家属、朋友一齐囚禁下狱。

正当查第格即将行刑时，国王的鸚鵡飞出回廊，飞往查第格家的园子，在蔷薇丛中停下。近边一株树上有只桃子被风吹落在灌木中间，粘在一块写字用的石板上。鸚鵡衔着桃子，连着石板，径直飞到国王膝上。国王觉得很奇怪，石板上的文字毫无意义，好像是诗句的结尾。正在沉思之际，王后叫人把先前的那半块石板凑合起来。这样，查第格的原诗就全部看出来了：

罪大恶极的暴行，搅乱了朗朗乾坤；  
高踞着宝座，圣主镇压了所有的邪魔。  
为了大众的安宁，为了爱民而山征；  
这是唯一的敌人，值得叛徒胆战心惊。

国王当即召见查第格，下令将他的朋友和家属释放出狱。诬告者阿利玛士不在话下，当然受到应得的惩罚。

其时，适逢宰相去世，国王任命查第格接任，城内太太们都表示欢迎。查第格操政，一切以法律为准绳。“罚一无辜，不如赦一有罪”，这个流传各国的箴言，就出自查第格之口。他重视立法的作用，深信为民援助与使民戒惧同样重要。在审案时，人人都想隐藏事实，查第格的独特才能却在于辨明真相。

这里，尚有两例可资佐证：

巴比伦有一个大商人死于印度。他生前嫁了女儿，把余下的财产平分给两个儿子，还留下金洋三万，预备赏给两个儿子中公认为更孝敬他的那一个。大儿子替父亲盖了一座坟，小儿子拿一部分遗产送给妹妹。大家说，大儿子更孝敬父亲，小儿子只爱姊妹，三万金洋应赏给大儿子。

查第格表示异议。他把那两个儿子一齐找来。对老大说：“你的父亲没有死，病好就要回家了。”大儿子说：“谢谢上帝，只可惜一座坟花了我很多钱。”查第格接着照样向小儿子说了，小儿子表示：“谢谢上帝，我把全部财产还给父亲；但我送给姊妹的那一份，希望父亲让她们留着。”查第格判道：“你什么都不用还，另外再给你三万金洋，更孝敬父亲的是你。”

又一次，一个非常有钱的少女向两个祭司许了婚，不久，她怀孕了，生下一个男孩。两个男的争着要娶她，都说自己是这孩子的父亲。案子告到查第格手里，他把两个祭司叫来。先问一个：“你对孩子准备教些什么？”那人回答：“我要教他八种辞类，教他占星术，魔鬼附身术，教他何谓本体，何谓偶然……”另一个祭司说：“我要努力使他做一个正直的人。”查第格说：“不管你是不是孩子的父亲，你可以娶他的母亲。”

查第格审理的这些案子，公正廉明，无懈可击。人们都赞赏他那奇异的天才和卓越的洞察力。事后，凡是查第格认为可信的事，大家才相信。

一千五百年来，巴比伦有件争论不休的大事，全国为此分成两派：一派主张先用左脚跨进太阳神庙，另一派主张先用右脚跨进庙门。大家都等待圣火节来临，看看查第格究竟赞成哪一派。届时，所有眼睛都盯住查第格的双脚，全城骚动，觉得无法预测。谁都意料不到查第格两脚一并跳进庙门，然后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说，证明天地的主宰对人类一视同仁，不会对左脚或右脚有所偏爱。

查第格的优异才华，给王后阿斯达丹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她的情爱在无邪的心田里滋长，她只觉得跟一个为她丈夫和国家倚重的人见面，谈天，那是最大的享受。不久，双方就情投意合起来。

阿斯达丹的姿色，远胜过于那个痛恨独眼人的赛弥尔，也超越那个想割丈夫鼻子的阿曹拉。阿斯达丹的亲昵，红着脸说出来的温柔的话语，有心望着别处而始终离不开查第格的眼神，使查第格心中莫名其妙地涌起一股热情。他竭力抵抗，向素来帮助他的哲学求救；他得到理性的启示，却解不了心中的烦闷。责任心，感激心，冒犯君父的罪孽，在查第格的眼里都变成赫然震怒的神道。他挣扎着，打胜了，他和王后都觉得其乐无穷。仿佛彼此都在说：“我们相爱而伯相爱，我们心中有一股认为罪恶的热情。”

实际上，情欲自有一些标记，人家是不会认错的。勉强压制的初生的感情非常醒目，不像得到满足的爱情那样会隐藏。国王看在眼里，不由得烦恼。他所看到的，全部相信；没有看到的，就用想象来补充。他特别注意王后的拖鞋是蓝的，查第格的拖鞋也是蓝的；王后的丝带是黄的，查第格的便帽也是黄的。对于一个多心的国王，这些都是触目惊心的标记。他心里已经有了疑云，猜疑自然变成了事实。

摩勃达王盘算报复，决定于次日黎明毒死王后，绞死查第格。

这一秘密，刚巧被宫中一个哑而不聋的矮子听见。小哑巴又惊又急，他对王后和查第格素有好感，有什么办法去通风报信呢？他不会写字，只会画图，竟花了大半夜工夫把国王要处决两人的事画成图画，连夜交给王后，并转告查第格。

查第格从梦中惊醒，当即骑上一匹单峰骆驼，逃出城外。他走过一座山岗，回首观望王后的宫殿，晕倒了。他醒来后只是痛哭流涕，不胜感慨地说：“人生是怎么回事啊？德行啊德行！你对我有什么用？我做的好事对我全是祸根，我享受的荣华富贵不过是叫我在苦海中陷得更深，要是我和别人一样凶恶，也就跟他们一样快乐了。”这悲痛，像沉重的铅块压在他的心头，眼前仿佛挂着一层痛苦的帘幕，他脸色苍白，继续往埃及方向进发。

查第格照着星辰的方向前进，他欣赏这些巨大的光球，虽则在我们的肉眼看来，那不过是些微弱的毫光。其实，我们的地球也只是宇宙中细微莫辨的一个小点而已，我们的贪心却把它看作广大无边，高贵之极。查第格想到，人的实际情形，犹如一些虫蚁挤在一颗小泥丸上互相吞食。这幅真切的图画，使他发觉自己的生命和巴比伦的存在都是空虚的。这样，他的苦难仿佛也就一笔勾销了。

当他走进埃及境内的第一个小村时，忽然看见大路近边有一女子在啼哭着呼喊救命，查第格只见那女人抱着男人的膝盖，男人对她又打又骂。查第格看到那男人如此凶横，听了女的一再求饶，懂得一个是妒火中烧，一个是另有所欢。于是使用埃及话问那男人：“她是女人，又长得这么好看，你要是有点人性，得爱惜她才对。”

那疯狂的男人答道：“啊，原来你也喜欢她，那我就跟你算账。”随即拿起标枪直刺过来，真想一下戳死查第格。

查第格很镇静，毫不费事地躲过了疯子的袭击。他抓住标枪，折成两截。那埃及人掣出佩剑，查第格也伸剑相迎，两人杀成一团。女的坐在草坪上整着发髻，看他们厮杀。埃及人健壮，查第格更为灵巧，他抢失一步，夺下埃及人的武器。埃及人愈加怒不可遏，向查第格猛扑过来；查第格趋势抱住对方的身体，翻倒在地，拿着剑指着他的胸口，要他讨饶。埃及人火了，掏出匕首，刺伤了查第格。查第格气愤之下，一剑戳进埃及人的胸口，埃及人惨叫一声，挣扎一会儿，死了。

查第格自以为这样就为那女人报了仇，可让她逃出那男人的手掌了。谁知那女人竟说：“你杀死了我的情人，我恨不得撕破你的心。”

查第格问道：“太太，你找的情人太古怪了，他拚命打你；因为你向我求救，他还要伤害我的性命，我才把他杀掉的……”

那女人大叫大嚷道：“他要是能够再打我，我才高兴呢。那是我活该，是我惹起他的妒性来的。”

查第格听了，觉得自己一辈子都没有这样惊奇，这样生气过，他说：“太太，虽然你长得好看，可是荒唐透顶，不要说那个男人，连我也要揍你了。”

说罢，他跨上骆驼朝村子进发。

一进村，查第格被村民们围住了，人们都指责他是杀人犯。虽经盘问核实，查第格仍依法被罚作奴隶，并被陈列在广场上标价出售。结果由阿拉伯的商人赛多克买下，视为知己。

那时，阿拉伯盛行节妇殉夫的风俗。赛多克的部落中有个妇女死了丈夫，这个年轻的寡妇阿莫娜是个虔诚的信女，宣布于某日某时在鼓声和喇叭声中投火自尽。

查第格向赛多克解释，这个残酷的风俗与人类的利益不符，年轻的孤孀还能为国家生儿育女，至少能抚养原有的孩子，不应该让她们投火自焚。

赛多克说：“这习俗已有千年历史，经过时间钦定的老规矩，谁能变更

呢？”

查第格答道：“要讲古老，理性更古老。”

于是，他叫人领往那寡妇家，先赞赏她的美丽，博取她的欢心；再告诉她把这迷人的风韵付之一炬之可惜，然后表彰她的贞节和勇气。

那太太说：“我是信女，不殉夫就要名声扫地，受人耻笑。”

查第格得知节妇殉夫，只是为了虚名。他立刻求见部落首领，劝他定下一条新规矩：凡寡妇要求殉夫，都先得跟一个青年男子单独谈一次话。此后，阿拉伯就没有一个投火殉夫的妇女了，寡妇们都称他为阿拉伯的恩人。

赛多克觉得查第格浑身都是智慧，但祭司们却决定要惩罚他。因为按惯例，祭司们把青年孤孀送去殉葬后，遗下的珠宝首饰都归他们所有。而今查第格出了主意，寡妇们都不肯殉夫了。因此，祭司们在极度悲愤之下，判决把查第格用火烧死。赛多克又惊又急，到处托人营救，但都没有成效。

那时，年轻的寡妇阿莫娜觉得活着挺有意思，她对查第格感激不尽，便拿定主意，设法当夜营救。

她搽了香水，装扮得极其风流华丽，跑去求见大祭司，要求密谈。她对大祭司说：“我没有为亲爱的丈夫投火殉葬，恐怕是犯了滔天大罪。真的，我有什么东西值得保存呢？不过是一堆迟早要腐烂的肉。”她撩起丝衫的长袖，露出雪白耀眼的手臂。她说：“你瞧，这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大祭司心中觉得大可留恋。他先用眼睛表示，又用嘴巴证实，说他一辈子也没有见过这样美的胳膊。

那寡妇叹道：“也许手臂没有别的一部分丑，但你不能不承认，我的胸脯的确不值得爱惜。”于是，她露出丰满的酥胸，她的脉脉含情的美丽的的大眼睛射出温柔的火焰，鲜艳的绯色和纯洁的乳白色在她的脸上交相辉映。老祭司看着这一切，顿时觉得返老还童，痴情大作，仿佛只有二十岁了。

阿莫娜看他动了火，趁机替查第格求情。

那个老祭司说：“唉，美丽的太太，即使我答应了也无济于事，赦免状还得有另外三个同事签字。”

阿莫娜说：“不管，你签了再说。”

那祭司说：“我很愿意，只要你肯行个方便，作为我通融的代价。”

阿莫娜说道：“这是承蒙抬举了。请你等太阳下山，明亮的星星在天边出现的时候上我家来，我准定在一张粉红色的沙发上恭候，像奴婢一样听凭摆布。”

美丽的阿莫娜带着签过字的赦免状，跑去求见第二位祭司，对方也要她付出代价，阿莫娜应允了。她又去见第三、第四位祭司，挨着签了字，定了约会，然后她去通知法官。到了约定的时间，青年寡妇请来了法官，祭司们也个个相继赴约，他们都见到同事，不禁满脸羞惭。

查第格得救了。赛多克对阿莫娜的智慧钦佩不已，决定娶她为妻。查第格辞别了恩人，向叙利亚方向走去。

一天，查第格路过一片草原，只见许多妇女在地上寻找什么东西，一打听，才知是捉四脚蛇。因为主子奥瞿大人病了，医生说，只有吃一条用玫瑰香水煎的四脚蛇才能治好病。奥瞿大人出了赏格，谁能找到一条四脚蛇，谁就能做他的夫人。为此，妇女们都争先恐后地在寻找。

惟有一个女人是例外。她头戴面网，躺在草地上长吁短叹，手里拿着一根小棒，在细沙上画来画去。查第格出于好奇，走近看个明白。他不由得打

了个寒噤，只见沙地上写着“查第格”等字，查第格诧异世上竟育这等怪事，刚发问，那太太一听声音，连忙撩起面网，瞧着查第格，既感动，又惊奇，又快乐地喊了一声，种种感触一时涌上心头。她实在支持不住，便倒在查第格的怀里了。原来，她就是巴比伦王后——阿斯达丹。

阿斯达丹把自己怎样从王上的毒计中逃生的经过讲给查第格听。她对查第格说：“你知道王上看到你是天下最可爱的男人，大不乐意；为了这个缘故，有天夜里他决计把你绞死，把我毒死。你逃走后，我躲进奥洛斯玛特神庙。第二天清早，太医拿着四种毒药和鸦片合成的药酒，进入我的寝宫，扑了个空。加陶为了欺骗王上，假装告发我们，说你取道上印度，说我逃往孟斐斯。王上立即派人追缉。

“缉捕我的差役不认得我。他们只能凭着口述的相貌来追我。到了埃及边境，他们瞧见有个女人和我身材相仿，也许比我更育风韵，在路上哭哭啼啼。他们断定她就是巴比伦的王后，带她去见摩勃达。摩勃达发现他们认错了人，先是大发雷霆；但过了一会儿，把那女人细看之后，觉得她长得很美，也就平了气。这个女人名叫弥苏弗。

“后来，我听说，她得到摩勃达的欢心，把他收拾得服服帖帖，居然做上他的妻子。从此，她本性毕露，毫无顾忌地逞着荒唐的念头胡作非为。大祭司年纪大了，又害着痛风症，弥苏弗强迫他表演跳舞。大祭司不肯，她便百般虐待。她又要大司马做一种包馅的点心，大司马说明自己不是点心司务，可是没用，非做不可。他丢了官，因为点心烤焦了。弥苏弗叫侍候她的一个矮子当大司马，派一个侍从当了枢密大臣。她就是如此这般的治理巴比伦。国王一朝宠坏了使性的美人，爱情把他的德性淹没了。弥苏弗的专横，吓得摩勃达好像精神错乱。国王的发疯，成了全国叛乱的信号。百姓抡着武器，巴比伦一变而为惨不堪言的战场……

“我被从神像底下拉出来，做了一个党派的领袖。加陶赶往孟斐斯，找你回巴比伦。伊尔加尼的诸侯听到这些消息，又带着军队到加尔提来成立第三个党派。他攻打国王，国王带着荒唐的埃及女人迎战，死于乱枪之下。弥苏弗落入敌人手里，我也不幸被伊尔加尼的党羽掳去……”

长期被压抑的心意，两人的苦难和深情，在高尚热烈的心灵中自然引起许多感触。阿斯达丹和查第格把这些感触诉说毕，回到奥瞿的宫堡。

查第格上门求见，他对奥瞿说道：“但愿上天降福，保佑您终身安泰！我是医生，特意拿着一条用玫瑰香水煎好的四脚蛇赶来。我并不想嫁给您，只求您释放一个巴比伦的青年女奴，她到府上不过几天。倘若我不能治好您的病症，我情愿代她在府上当奴隶。”

这个提议被接受了。阿斯达丹回到巴比伦，她像美丽、落难的贵妃一样，大受欢迎，重新做上王后。

伊尔加尼的诸侯在某次战役中阵亡了。人们在得胜之余，要物色一位国君与阿斯达丹结婚。大家发誓，非立一个智勇双全的人不可。当下在离城一二十里的地方开辟一个大校场，四周搭起看台，拟定通过比武、猜谜等竞赛来推选，能够压倒群雄者方可立为国王。

在阿斯达丹的秘密协助下，查第格最末上场比武，他一连把四个骑士挑下马去，又将对手摔倒，夺下武器，一举取胜。

数日后，查第格到场解答谜语。

大祭司先提出一个问题：世界上哪样东西是最长的又是最短的，最快的

又是最慢的，最能分割的又是最广大的，最不受重视的又是最受惋惜的；没有它，什么事都作不成；它使一切渺小的东西归于消灭，使一切伟大的东西生命不绝？

有的说是运气，有的说是地球，有的说是光线。查第格认为是时间。他说：“最长的莫过于时间，因为它永无穷尽；最短的也莫过于时间，因为我们所有的计划都来不及完成；在等待的人，时间是最慢的；在作乐的人是最快的；当时，谁都不加重视，过后谁都表示惋惜；没有它，什么事都作不成；不值得后世纪念的，它都令人忘怀；伟大的，它都使它们永垂不朽。”

全场一致认为，查第格的解释是对的。

第二个谜语是：什么东西得到的时候不知感谢，有了的时候不知享受，给人的时候心不在焉，失掉的时候不知不觉？

各人说出各种答案，只有查第格猜中是生命。其余的谜语，查第格都同样轻而易举地解答了。

大会一致通过，立查第格为国王，阿斯达丹高兴得无以复加。恶人受到惩罚，好人得到好报。从此天下太平，繁荣富庶，盛极一时，百姓都感谢查第格的贤能施政。

综观《查第格》的全部情节，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表现生活的手段是别具一格的。伏尔泰摆在读者面前的，并不是一面普通的平面镜子，而是析光的三棱镜。透过那不平的镜面，使人看到一个奇异无比的世界。五光十色的趣闻轶事，仿佛都产生在遥远的古代东方，它与西方现实截然不同。然而略加思考，就能发现这种种奇情险景，无处不存在法国现实生活的真实影子。这种假借古代，贬斥时弊，声东击西，鞭辟入里的手法，正是伏尔泰应顺时代潮流，采取的一种独特的艺术策略。

伏尔泰把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贵族上流社会。封建专制的国王大臣，主教神甫，法官狱吏，均在作者笔锋针砭之列。作者以一幅滑稽可笑画面，将那些宗教职业者贪色淫乱、仗势欺人的本质披露无遗，使人们看到了他们在法衣掩饰下的心灵是何等的肮脏丑恶。

在小说中，伏尔泰还把批判的锋芒对准权力至上的国王。摩勃达国王轻信谗言，空生嫉妒，他猜疑王后阿斯达丹与查第格私通，要谋害王后和查第格。后因抓错了人，把泼妇弥苏弗当作阿斯达丹押进宫廷。国王一见弥苏弗别有一番姿色，就将错就错，娶她为妻。由于国王宠信淫妇，致使淫威大发，把国事败坏得一塌糊涂。国王变为暴君，引起全国叛乱，相互残杀，民众苦不堪言。这种情节，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对法国路易十五沉溺于女色的影射与讽刺。

在伏尔泰笔下，查第格是一个善良正直的人物，他是启蒙精神的化身。他清心寡欲，明哲保身，富有渊博的知识，遇事有非凡卓绝的判断能力。他能从沙地上留下的足迹中，鉴别出母狗和御马的大小高矮，表明他的聪明才智确实过人；相形之下，那些内监和大司马虽则声名盖世，其实全是笨拙的无能之辈。

但是，查第格的聪明才智并没有给他带来幸福，反而招致种种意想不到的迫害。他说出了母狗和御马的形象，但不知去向，就怀疑他是贼；狗和马都找回来了，还要他交出罚金。他写了四行打油诗歌颂国王，因石碑断开、诗意被歪曲，险些受砍头之罪。因为王后的拖鞋与他的拖鞋颜色相同，就要被绞死。为了救一挨打的妇女，就被罚作奴隶出售。为了救一投火殉夫的年

轻寡妇，几乎被活活烧死。凡此种种，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是非颠倒，行善得祸。查第格的不幸遭遇，构成了人物命运的悲剧性，使人感受到时代的窒息感。这是十八世纪法国封建专制时代气氛的写照，也是小说《查第格》的主要认识价值所在。

伏尔泰在探索社会的出路时，他的态度是保守的。在《查第格》中，作者提供的只是一贴中庸处世、安慰劝善的改良剂。他借用人物之口说：“恶人终究是苦恼的，他们的作用不过是磨炼世上少数正人君子，须知善恶相生，没有一种恶不生一点儿善果的。”“你生活在一颗原子上面，你所看到的都是由一个无所不包的主宰，根据永久不变的法则使它们各居其位，生逢其时。”

作者宣扬的这种自我安慰、自我陶醉的处世之道，显然是消极的，它是伏尔泰自己开明君主政治幻想的一种反映。在小说的结尾，伏尔泰又把查第格描绘成一个以理性治国的开明君主，他的施政纲领以公平仁爱为本，从此国富民强，盛况空前。这同样是作者主观上的政治幻想，缺乏深厚的现实基础，也冲淡了作品对现实的揭露与讽刺的力量。只有在另一部哲理小说《老实人》里，伏尔泰对社会出路的探索才取得重大的进展。

## 《老实人》

《老实人》写于一七五九年，由三十章组成，它是伏尔泰哲理小说中最杰出的一个中篇，启蒙思想的特点表现得更为深刻有力。

如果说，《查第格》是假借古代东方的题材，影射西方的社会现实，那末，《老实人》则是直接描述当时欧洲的社会生活，它是以贬斥时弊，嘲讽盲目乐观的“先天和谐论”哲学为主题的。

在德国威斯发里的一家男爵府里，有一年轻的养子，天性顺和，正直纯朴，但年少天真，头脑简单，人们称他为“老实人”。

男爵是当地第一等有财有势的爵爷，男爵夫人体重三百五十斤，威严显赫，可敬可叹。她有一个十七岁的女儿，名叫居内贡，面色嫣红，又嫩又胖，教人看了馋涎欲滴。为了教育女儿和养子，特地请来了一位家庭教师，名叫邦葛罗斯。

邦葛罗斯教的是一种包罗玄学、神学、宇宙学的学问。他很巧妙地证明天下享有果必有因，又证明在此最完美的世界上，男爵的宫堡和夫人也是盖世无双，天底下最美最好的了。

他说：“事无大小，皆系定数；万物既皆有归宿，此归宿自必为最美满的归宿。岂不见鼻子是长来戴眼镜的吗？所以我们有眼镜。身上安放两条腿是为穿长袜的，所以我们有长袜。猪是生来给人吃的，所以我们终年吃猪肉；谁要说一切皆善简直是胡扯，应当说尽善尽美才对。”

老实人一心一意地听着，信以为真。他觉得居内贡小姐美丽无比，虽则从来没有胆量敢对她这么说，但他认定自己的福气就是能天天看到这样的小姐。

有一天，居内贡和老实人在一座屏风后面相遇，居内贡的手帕掉在地上，老实人为她捡了起来；她无心抓住他的手，年轻人无心吻着少女的手，那种热情，那种温柔与风度，都有点异乎寻常。两人嘴巴碰在一起，眼睛射出火焰，膝盖直打哆嗦，手在四下里乱动。刚巧男爵从屏风边走过，一看这种情景，立刻飞起大腿，一脚将老实人踢出门外。居内贡当场晕倒，醒来后挨了男爵夫人的一顿巴掌。于是在最美丽最愉快的宫堡里，大家都为之惊惶失措。

老实人被赶出乐园，他茫无目的，四处流浪。晚上饿着肚子，睡在田里。第二天，老实人冻僵了，他挣扎着走向近边的一个小镇，愁闷地站在一家酒店的门前。

保加利亚两个招募新兵的差役将他看在眼里，很客气地过来邀请他吃饭。老实人很谦逊地答道：“承蒙相邀，不胜荣幸，无奈我囊空如洗，付不出份头啊。”

那两个中的一个说：“啊，先生，凭你这副品貌才具，哪有破钞之理！你不是身長五尺半吗？”

老实人鞠了一躬，道：“不错，我正是五尺半高低。”

另一个道：“啊，先生，坐下吃饭罢；我们不但要替你惠钞，而且决不让你这样一个人物缺少钱用；患难相助，人之先职，可不是吗？”

老实人回答：“说得有理；邦葛罗斯先生一向告诉我的；我看明白了，世界真是安排得再好没有。”

两人要他收下几块银洋，他接了钱，想写一张收据，他们执意不要，只

是说：“现在你已经是保加利亚的柱石，卫士，英雄了。”随即把老实人上了脚镣，带往营部，教他操练，瞄准，射击，快步跑，又赏他三十军棍。第二天略有进步，只挨了二十棍，第三天只吃了十棍，弟兄们都认为他是天才。老实人莫名其妙，弄不清他是怎么会成为英雄的。

一日，正是美好的春天，他想出去遛跬，便信步前行，满以为随心所欲地调动两腿，是人和动物共有的权利。还没走上七八里地，四个身長六尺的英雄追赶上来，将他捆起，送进地牢。他们按照法律规定，问他喜欢哪一样：是让全团弟兄鞭打三十六道，还是脑袋里同时送进十二颗子弹？他声明意志是自由的，他两样都不想要；只是枉费唇舌，非挑一样不可。无奈之中，他决意挨受三十六道鞭子。挨了两道，累计四千鞭，结果从颈窝到屁股，他的肌肉与神经都统统露在外面了。第三道正要开始，老实人实在忍受不住，要求干脆砍掉脑袋算了。恰好国王路过，得知他是一个青年玄学家，对世事一窍不通，便把他赦免了。

第二天，他在街上闲逛，遇到一个叫化子，身上长着脓疱，两眼无光，鼻尖烂了一截，嘴歪在半边，牙齿乌黑，呛一阵就掉一颗牙。老实人一见之下，怜悯胜过了厌恶，好心地送给两枚钱币。不料那鬼家伙盯住眼，向他的脖子猛扑过来，吓得老实人后退不迭。这叫化子，原来就是他的老师邦葛罗斯。

从老师的交谈中，老实人得知男爵府里现已家破人亡，先前的美丽宫堡也夷为平地。由于战火蔓延，兵荒马乱，邦葛罗斯走投无路，只得到船上充当苦役，后又染上花柳病，被病毒折磨得体形残缺，沦为只剩一耳一眼，丑陋不堪的穷乞丐，竟至连老实人也相见不相识了。

老实人便追问其缘由。

邦葛罗斯答道：“唉，那是爱情啊；那是安慰人类，保存世界，为一切有情人的灵魂的甜蜜的爱情啊。”

老实人也道：“噢！爱情，这个心灵的主宰，灵魂的灵魂，我也领教过了。所得的酬报不过是一个亲吻，还有屁股上挨了几十下。这样一件美事，怎会在你身上产生这样丑恶的后果呢？”

于是，邦葛罗斯说了下面一席话：“噢，亲爱的老实人！咱们庄严的男爵夫人有个俊俏的侍女，叫做巴该德，你不是认识的吗？我在她怀中尝到的乐趣，赛过登天一般！乐趣产生的苦难却像堕地狱一样，使我浑身上下受着毒刑。巴该德的那件礼物，是一个芳济会神甫送的；他非常博学，把源流考证出来了：他的病是得之手一个老伯爵夫人，老伯爵夫人得之于一个骑兵上尉，骑兵上尉得之于一个侯爵夫人，侯爵夫人得之于一个侍从，侍从得之于一个耶稣会神甫，耶稣会神甫当修士的时候，直接得之于哥伦布的一个同伴……”

老实人嚷道：“噢，邦葛罗斯！这段家谱可离奇透了！祸根不都在魔鬼身上吗？”

“不是的，”那位大人物回答：“在十全十美的世界上，这是无可避免的事，必不可少的因素。目前这病在我们中间进展神速，尤其在大军之中；倘有三万人和员额相等的敌军作战，每一方必有两万人身上长毒疮。”

老实人道：“这真是妙不可言。”

随后，他俩结伴漂泊，来到葡萄牙。

一进城，他们便觉得地震了。港口里的浪涛像沸水一般在上冒，停泊的

船只被打得稀烂。飞舞回旋的火焰和灰烬，盖满了街道和广场；房屋倒毁，三万男女老幼都给压死了。

老实人感到世界末日已经来临。

邦葛罗斯说：“那是定数。因为那安排得再好没有了。里斯本既然有一座火山，这座火山就不可能在旁的地方。因为物之所在，不能不在，一切皆善。”

地震把里斯本毁了四分之三，那些有德行的人，觉得要防止全城毁灭，除了替民众办一个规模盛大的功德会外，别无他法。他们认为，在庄严的仪式中用火活活烧死几个人，这才是阻止地震的万灵秘方。

因此，他们抓了一个皮斯加伊人，两个葡萄牙人；皮斯加伊人供认娶了自己的干妈，葡萄牙人的罪名是吃鸡的时候把同煮的火腿扔掉。刚吃过饭的邦葛罗斯和他的门徒老实人也被捕了，一个是因为说了话，一个是因为听的神气表示赞成。两人便被分别带进一间永无阳光的屋子。

八天以后，这几个人被拉去游行。皮斯加伊人和两个只吃鸡而不吃火腿的葡萄牙人就被烧死了，邦葛罗斯是宣布吊死的。虽然这种刑罚与习惯不合，当天会后，又轰隆隆的来了一次惊心动魄的地震。老实人吓得魂不附体，直打哆嗦，他对自己说：“最好的世界尚且如此，别的世界还了得？”

老实人听过布道，打过屁股，受了赦免，挣扎着走向住地。在路上，他幸亏被当地一位老婆子救起，领回家中治疗。

在老婆子家里，老实人意外地与居内贡小姐重逢，双方叙说了种种忧患的经历。居内贡说：自从老实人被赶出男爵府邸后，因战祸横行，父母惨遭杀戮，自己被两个保加利亚人强奸，又遭犹太人蹂躏，后被当作奴隶辗转贩卖，如今沦为下等妇人。她深有感慨地说：“从前，邦葛罗斯说世界十全十美，现在想来，竟是残酷的骗人话。”

老实人、居内贡和老婆子结伴到达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们一同去见唐·斐南多总督。总督好色若命，觉得居内贡是他生平第一次见到的美人儿，一开口便问她是不是老实人的老婆。老实人吓了一跳，他既不敢说是老婆，又不敢说是姐妹，只是说：“承蒙居内贡小姐不弃，已经答应下嫁小人，我们还想请大人主持婚礼呢。”

唐·斐南多翘起胡子，狞笑一下，吩咐老实人去检阅部队，老实人只得遵命。总督留下居内贡小姐，向她表示热情，宣布第二天就和她成婚，因为他太喜欢她的姿色了。

这样，老实人不得不和居内贡分离，转道来到西班牙的殖民地。在加第士，老实人雇了一名当差，名叫加刚菩。

一日，老实人和他的当差出了关塞，忽然听到一阵女人的叫喊声。他们一时辨不清是痛苦的叫喊，还是快乐的叫喊。只见两个赤身裸体的姑娘在草原上奔跑，两只猴子在后面跟着，不断地咬她们的屁股。老实人看了大为不忍，便举起他的西班牙的双膛枪，一连两响，把两只猴子打死了。他心里一阵高兴，以为这样就救下那两个姑娘的命。不料那两个姑娘放声大恸，不胜怜爱地抱着死去的猴子。老实人顿时瞠目结舌，愣住了。

加刚菩忽有所语地说：“大爷，你把这两位小姐的情人打死了。”

老实人诧异地问道：“她们的情人！可能吗？教我怎能相信呢？”

加刚菩回答：“大爷，你老是这个脾气，对什么事都大惊小怪。有些地方，猴子会博得女人欢心，有什么稀奇！它们也是四分之一的人，正如我是

四分之一的西班牙人一样。”

老实人叫道：“啊，要是邦葛罗斯看到人的本性如此这般，不知有什么话说？就算一切皆善吧。”

老实人和他的随从几经折腾，又在河中飘流十余里，两岸忽而野花遍地，忽而荒瘠不毛，忽而平坦开阔，忽而危崖高耸。河道越来越阔，终于流入一个险峻可怖，岩石参天的环洞底下。两人大着胆子，让小艇在洞中驶去。河身忽然狭小，水势湍急，轰轰巨响，令人心惊胆战。过了一昼夜，他们重见天日，爬上岩头观望，只见一片平原，极目无际，四周崇山峻岭，高不可攀。农作物长得令人赏心悦目，地上的泥沙石头尽是黄金宝石。这时，老实人才恍然大悟，这就是南美洲的黄金国。

他们走进一家酒店，其建筑犹如欧洲的宫殿，室内传出悠扬悦耳的音乐，一阵阵飘来珍馐美馔的异香。店内的侍者，穿着金线织的衣服，邀他们入席。先端来四盘汤，每盘汤都有两只鹦鹉；接着是一盘白煮神鹰，然后是两只香美异常的烤猴子，还有几道精美的甜菜；食器全部是水晶盘子。

吃过饭，加刚菩和老实人一样，以为把检来的大块黄金丢几枚在桌上，足够付账的了。不料店铺的男女主人哈哈大笑起来。店主人开言道：“你们两位明明是外乡人，抱歉得很，你们拿大路上的石子付账，我们见了不由得笑起来。想必你们没有敝国的钱币，可是在这儿吃饭不用惠钞。为了便利客商，我们开了许多饭店，一律由政府开支。无论上哪儿，你们都能受到应有的款待。”

加刚菩和老实人都很钦佩、惊奇。两人都说：“这大概是尽善尽美的乐土了。”

加刚菩把心中的惊异告诉店主人，店主人带着这两位外乡人去见年高德劭的长者。

老人坐在一张蜂鸟毛垫子的沙发上，接见两位来宾，叫人端酒敬客，并说下一席话：

“我今年一百七十二岁；我们现在的国土原是古印加族疆域的一部分，印加族当初冒失去扩张版图，结果亡于西班牙人之手。留在国内的王族比较明哲；他们征得老百姓的同意，下令任何居民不得越出我们小小的国境，这才保存了我们的纯洁和快乐。西班牙人对这个地方略有所知，不得其详，他们把它叫做黄金国。”

加刚菩恭敬地请问黄金国的宗教属哪一种？

老人红了红脸，答道：“难道世界上还有两个宗教不成？我们从早到晚敬爱上帝。”

老实人很想知道黄金国的人是怎样祈祷上帝的。

那慈祥的哲人回答说：“我们从来不祈祷，因为对他一无所求，我们所需要的，他全给我们了，我们只是不断地感谢他。”

长谈过后，慈祥的老人吩咐套起一辆六羊驾驶的四轮轿车，派十二名仆役送两位旅客进宫。他说：“抱歉得很，我年纪大了，不能奉陪。敝国尚有什么风俗习惯使两位不快，想必你们都能原谅的。”

四小时后，他们到达京城一端的王宫前面。老实人和加刚菩一下车，就有二十名担任御前警卫的美女前来迎接，然后另有男女大臣引他们入内殿。走近御座所在的便殿，加刚菩问一位大臣，觐见王上该用何种礼仪：“应当双膝下跪，还是全身伏在地下？应当把手按在额上，还是按着屈股？或者用

舌头舐地下的尘土？”

大臣回答：“惯例是拥抱王上，亲吻他的两颊。”

老实人和加刚菩便扑上去勾着王上的脖子，王上对他们优礼相加，很客气地请他们晚间赴宴。

宴会之前，有人陪他们去参观京城，看那些高入云端的公共建筑，千百列柱围绕的广场，日夜长流的喷泉。老实人要求参观法院和大理院；但这里根本没有这些机关，因为从来没有人打官司，当然这里也没有监狱。最使老实人感兴趣的是那个科学馆，其中一个走廊长达两百丈，摆满了数学和物理的仪器。

国王在饭桌上谈笑风生，加刚菩把陛下的妙语一一解释给老实人听，虽然经过翻译，照样趣味盎然。

一月后，老实人和加刚菩向王上要求离境。

国王答道：“我自然无权羁留外客；那种专制手段不在我们的风俗与法律之内，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你们随时可以动身，但出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国王随即下令，要工程师造一架机器把两个客人举到山顶上，送他们出境，这种巧妙的方法，确是奇观。然后他俩就骑上大红绵羊代步。

数月后，老实人来到荷兰，碰到另一个哲学家玛丁，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玛丁告诉老实人：“我瞧着的地球，其实是一颗小珠子，上帝已把它送给恶魔了。我没有见过一个城市不巴望邻近的城市毁灭，没有见过一个家庭不希望别的家庭斩草除根。弱者一面对强者卑躬屈膝，一面暗中诅咒；强者把他们当作一群任凭宰割的绵羊。上百万编号列队的杀人犯在欧洲纵横驰骋，井井有条地干着烧杀劫掠的勾当。因为他们干不了更正当的职业……”

老实人不以为然，他回答道：“究竟世界上还有些好东西呢。”

玛丁说：“也许有罢，可是我没有见识过。”

这两个人见多识广，饱经忧患，一路上争执不休。途中，他们又屡受官吏欺压，盗匪抢劫，关卡刁难，相继经历了法国、英国海岸，不觉又来到意大利的威尼斯。

一天晚上，老实人和玛丁等人在一家寓所里碰到六个失去王位的国王，他们是到威尼斯来过狂欢节的。

席间，老实人看到这六个外国人行迹寒酸，有的乔装取笑，有的担心房东不肯再次赊账，当晚就要下狱了。于是忍不住地开口问道：“诸位，你们全是国王吗？”

其中一个说道：“我不是开玩笑，我是阿赫美特三世，做过好几年苏丹。我篡夺了哥哥的王位，我的侄儿又篡夺了我的王位。我的宰相都被砍了头，如今我在冷宫里养老……”

阿赫美特旁边的一个接着说：“我叫伊凡，从前是俄国皇帝，在摇篮中就被篡位了。我是在监牢里长大的……”

第三个说道：“我是英王查理——爱德华，父亲把王位让给我，我奋力维护我的权利。人家把我手下的八百党羽挖出心来，打在他们脸上。把我下狱了……”

第四个接着说：“我是波拉葛的王，因为战事失利，丢了世袭的国土，如今我听天由命……”

第五个说：“我也是波拉葛的王，丢了两次王位，但上帝给了我另外一个行业，我也是听天由命……”

轮到第六个国王说话了，他说：“诸位，我不是像你们那样的天潢贵胄；但也做过王，当初人家称我‘陛下’，现在称我‘先生’都很勉强。我铸过钱币，如今囊无分文。我登过宝座，后来却在伦敦坐了多年的牢……”

听罢这番介绍，彼此都非常同情。老实人送了价值两千金洋的一枚钻石。

次日，老实人和玛丁向落难的苏丹磕过头，便向君士坦丁堡进发。在路上，老实人对玛丁说：“你瞧，和我们一同吃饭的竟有六个废王，内中一个还受我的布施。更不幸的王侯，说不定还很多……”

有一天，老实人意外地接到一封来信，得知居内贡小姐病重。他决定前往探望，在进入黑海的航船上，老实人认出一名脸上破相的苦役犯，这就是先前的哲学老师邦葛罗斯。

在老实人的记忆里，邦葛罗斯早已在里斯木被处死了，怎么如今还会活着相见呢？老实人迷惑不解地问道。

邦葛罗斯说：“不错，你是看我吊着的，照例我是被烧死的，可是你记得，他们正要动手烧我，忽然下起雨来，雨势猛烈，没法点火。他们无奈，只得把我吊死了事。一个外科医生买下我的尸体，拿回去解剖。他先把我从肚脐到锁骨，一横一直划了两刀，我不禁大叫一声，那外科医生仰面朝天摔了一跤，以为解剖到一个魔鬼了，吓得掉过身子就逃。我疾呼救命，终于缝好伤口，幸存下来……”

老实人问道：“那么，亲爱的邦葛罗斯，你被绑吊，鞭打，罚做苦工的时候，是不是还认为天下事尽善尽美呢？”

邦葛罗斯答道：“我的信心始终不变，因为我是哲学家，不便出尔反尔。莱布尼兹的话是不会错的，先天和谐的学说，跟空间皆是实体和奇妙的物质等等，同样是世界上的至理名言。”

一路上，老实人、邦葛罗斯、玛丁和加刚菩等人，各自讲着自己的不幸境遇，他们谈到世界上一切偶然的或非偶然事故，终于到达普罗蓬提特海边。

上了岸，多情的老实人看到他美丽的居内贡的皮肤变成棕色，眼中全是血丝，乳房干瘪，满脸皱纹，通红的手臂长满鱼鳞般的硬皮，不由得毛骨悚然，倒退几步。

但居内贡不知道自己变丑了，也没有一个人向她道破。她向老实人提到当年的婚约，口气那么坚决，致使忠厚的老实人不敢拒绝。

婚后，老实人跟邦葛罗斯、玛丁、加刚菩和老姿子生活在一起，他们偶尔谈玄说理，讨论各种道德问题。

玛丁下了断语，说人天生只有两条出路：不是在忧急骚动中讨生活，便是在烦闷无聊中挨日子。老实人不同意这话，但提不出别的主张。邦葛罗斯承认自己一生苦不堪言；可是一朝说过了世界上样样十全十美，只能一口咬定，坚持到底，虽则骨子里已完全不信。

他们在一个土耳其人的启发下，结成小团体，共同筹划买下一份土地，把前途和希望寄托在田园务农生活上。

邦葛罗斯说：“根据所有哲学家的说法，荣华富贵，权势地位，都是非常危险的。”

老实人说：“我们应当种我们的园地。”

邦葛罗斯道：“你说得很对。上帝把人放进伊甸园是叫他当工人，要他工作。足见人天生不是能清闲度日的。”

玛丁道：“少说废话，咱们工作罢。惟有工作，日子才好过。”

那小团体的人一致赞成这个好主意，便各自显出本领来。居内贡变成做糕饼的能手，老婆子管内衣被褥，各得其所。当邦葛罗斯再提起什么“十全十美”之类的话时，老实人说：“说得很妙；可是种咱们的园地要紧。”

以上所述，就是《老实人》的基本情节。

读者不难看出，在这部小说里，伏尔泰的认识比之《查第格》是大大向前发展了。小说《老实人》可谓是伏尔泰宣讲哲学，提倡科学，启蒙教化的杰作。它的深刻性，不仅在于揭示了人们的悲惨命运，更为重要的是对那种为不幸境遇作辩护的“先天和谐论”哲学作出有力的批判。

当时的欧洲，盛行着一种唯心主义的乐观哲学，德国的莱布尼茨、英国的波林勃洛克等人，都是“一切皆善”哲学的鼓吹者。他们认为，恶是暂时的，善是永久的，现实中的一切都会走向更完善更崇高的和谐，走向普遍的幸福。作者通过老实人、邦葛罗斯等人的苦难历程，对当时整个欧洲现实社会中的黑暗与丑恶作了异常醒目的描绘。这不仅嘲笑了乐观主义哲学的盲目性和虚幻性，而且也批判了这种哲学给人们精神上造成的危害。

众所周知，中世纪的哲学是神学的婢女。基督教教义和经院哲学，长期统治人生，使人只知道有神，不知道有自己，以为生老病死都由上帝主宰，荣华富贵概由天命决定。到了文艺复兴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新兴的资产阶级开始发现，人并不是上帝的羔羊，而是生活的主人；人们只要凭借个人的努力奋斗，就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人的性格、要求和作用被发现了，并在当时的文学和哲学著作中获得生动的反映。

但是到了十七世纪，欧洲的反封建斗争遭到挫折。随着君主专制的加强和唯理主义的盛行，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对封建王权的迁就、妥协倾向日趋明显，鼓吹安于现状，忍辱求生，知足常乐的盲目乐观主义哲学也就应运而生了。它成了束缚人们头脑的一种新的精神枷锁，严重地阻碍着反封建斗争的深入与发展。

针对这种现状，伏尔泰从启蒙角度，对“先天和谐论”作了有力的抨击，指出它的实质乃是另一种形式的愚昧主义，完全是为维护现存的封建秩序和巩固反动专制制度服务的。同时，伏尔泰也不赞赏悲观主义哲学，而是主张启迪人们的智慧，正视现实，谋求新的变革。可见，启蒙主义是小说的思想基础，也是它的灵魂。

在小说里，作者能把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教势力的抨击，与宣传唯物主义的科学思想紧密地结合起来。伏尔泰如实地描述了一七五五年里斯本大地震的灾难。在当时，反动的教会有意利用唯心论愚弄民众，他们置人民生死于不顾，还要用“上帝对人类的惩罚”这一类谎言恐吓群众。伏尔泰通过对里斯本举办功德会，以人祭禳解地震场景的真实描绘，有力地揭露了专制制度的黑暗和宗教势力的猖狂。一个个清白无辜的异教徒被活活烧死了，可是地震照样发生，这是对教会神权邪说的绝妙讽刺。

小说启示人们：自然规律是不受人们的善恶观念驱使的客观存在，自然界对人类造成的重大灾难，决不应看成是神灵对人类的惩罚。宗教反动势力有意利用自然灾害戕害人命，用唯心论自欺欺人，实在令人愤慨。这样的笔

墨，既使小说富有启蒙的特色，又含有血泪控诉的性质。

值得注意的是，伏尔泰在描述封建专制势力甚嚣尘上之时，已经隐约地预示了它的穷途末日。在小说中，人们看到那六个丢失王位的国王，简直就是一幅封建阶级必然没落的自画像。随着伏尔泰的笔端，人们仿佛倾听到法国大革命的惊雷。不出所料，再过三十年，一场荡涤封建陈渣罪孽的暴风雨，终于在一七八九年就来临了。

“黄金国”的描绘是伏尔泰追求理想社会的一份蓝图。在这个国度里，人们自由自在，丰衣足食，既无迫害，又无牢狱；有高耸入云的现代化建筑，有摆满数学和物理仪器的科学馆。国王英明有为，民众虔诚和睦。在这个极为模糊的理想中，表达了伏尔泰对人类合理社会的向往。虽然从实质上说，这种美好的境界不过是资产阶级理想化的王国，它是作者向往开明君主制理想的一种图解。但它作为封建专制社会的强烈对照，就显得格外清新悦目了。

正是在这种理想王国中，体现了启蒙思想家致力于解放思想，崇尚科学，追求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远大理想，预示着人间的和谐关系和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新时代必然到来。这在当时来说，无疑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这部小说的思想结论是劳动。“工作可以使我们免除三大害处：烦闷、纵欲、饥寒。”老实人及其同伴最后在生产劳动中找到归宿，他们摒弃了盲目的乐观主义哲学，抵制了悲观主义的说教，确信创造性的劳动才是诊治精神创伤，改善人们生活的唯一途径。

伏尔泰提出的这个思想结论，于今看来，弊端甚多，因为凭借这种埋头工作，独善其身的途径，仍然不可能彻底消除人类社会的种种不合理现象。但是，作者能把劳动当作一种归宿，正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务实、进取精神。它与后来歌德在诗剧《浮士德》中提出的，只有在改造大自然中的劳动，才是人生的真谛的思想结论是完全合拍的。它反映了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们长期不懈地探索真理、理解生活的最高成就，不失为伏尔泰寻求变革现实、改造社会的一条新路。

老实人的形象，是一个从守旧走向新生，从无为转变成有为的艺术典型。在男爵府里，他笃信天下事“尽善尽美”，是个乐观主义哲学的信徒。被逐出爵府后，老实人辗转浪游，几经周折，数度身陷囹圄，险些丧生绝命，他成了乐观主义哲学的体验者。最后，他确信世界并不“尽善尽美”，而是满目疮痍，丑恶不堪，他终于觉醒起来，转变为“先天和谐论”的批判者。

随着情节的发展，老实人的性格逐渐明朗，认识不断深化，智慧和才华也日益焕发出来。伏尔泰从未声色俱厉地训斥他，也没有对他进行抽象的说教，而是让笔下的人物投身到生活的漩涡中，在种种无情的险恶逆境中，去鉴别哲理的真伪，判断现实的是非善恶。这样，读者看到的，就不是一个社会的“多余人”，而是一个社会生活的积极探索者。

作者通过老实人的视野，控诉了人世间的罪恶；运用他的境遇，展现了个人与命运的殊死搏斗；描述他的觉悟，批判了为封建现存秩序作辩护的哲学体系。因此，这样的形象，无疑具有重大的认识价值，又有深广的启蒙教诲的作用。

在《老实人》中，作者并不着意于多方面地描绘人物的性格，他所注重的是如何更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作者匠心独运，通过几个主要人物离奇冒险的游历活动，将欧洲各国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罪恶、灾难如实地展现出来，让笔下的人物置身其中，饱受忧患。他们时而厄运来临，令人惊骇；时而绝

处逢生，转危为安；时而各奔一方，存亡难卜；时而又巧合重逢，欢聚一堂。表面看来，荒诞不经，难以置信，但在荒诞之中蕴藏着严肃的思想，富有深邃的哲理，读来妙趣横生，颇能引人入胜。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种奇异的境遇中，作者给我们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什么是检验哲理是非的标准呢？伏尔泰用小说作出明确的回答，那就是人们自己的社会实践。社会实践是鉴别是非的准则，是衡量真理的尺度。作者把老实人、邦葛罗斯、玛丁这三个人物思想转变的关键，都归结为社会生活这一大课堂，这是很有见地的启蒙思想。

小说的最末一句话：“种咱们的园地要紧。”这句名言，构成了伏尔泰全部哲理的真谛。它旨在说明，人类社会并不美好，要改变现状，不能等待天赐恩泽，一切都得从自己的实际行动开始。可见，小说的哲理性是表现得极为深刻透彻的。

《老实人》是伏尔泰哲理小说的精髓。它以朴素的题材，鲜明的形象，生动地概括了十七、八世纪欧洲各种哲学派别的论争，并把这种争论从谈玄说理的神秘的迷雾中解放出来，使之面向现实。在这里，伏尔泰破有深度，立有创见，文载新道，言表心声，处处闪耀着唯物主义的思想光辉。因此，历来都把这部小说看成是伏尔泰的代表作。

## 《天真汉》

《天真汉》写于一七六七年，它是一部以抨击法国贵族上流社会的黑暗与腐朽为宗旨的哲理小说，也是伏尔泰愤世嫉俗，投向封建专制制度的一支响箭。

《天真汉》与前述的两部哲理小说略有不同：它既不像《查第格》那样伪托古代异国，充满神奇诡秘的色彩，也不像《老实人》那样浪游全欧，富有冒险传奇的风格。在这里，作者采用了比较客观的写实手法，直率地向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法国现实进行挑战。

小说的情节是这样的：

一六八九年七月十五日傍晚，小山圣母修道院院长特·甘嘉篷神甫，陪着他的妹妹特·甘嘉篷小姐，在海滨散步纳凉。上了年纪的院长是个挺和善的教士，当年颇得一般邻女欢心，如今又很受邻人爱戴。他的妹妹从来没嫁过人，虽则心里十分有意；年纪已经四十五，还是很娇嫩。她生性柔和，感情丰富，喜欢娱乐，同时也热心宗教。

院长望着海景对妹妹说：“唉，我们的好哥哥好嫂子，当年到加拿大从军，便是在这儿上船的，要是没有阵亡，我们还希望相见呢。”

特·甘嘉篷小姐道：“你可相信，我们的嫂子果真像人家说的，是被伊罗夸人吃掉的吗？的确，要是不吃掉，她早该回国了……”

两人正为旧事伤感，忽然看见一条小船，趁着潮水驶进朗斯湾。原来是些卖土产的英国人，他们上了岸，对院长和他的妹妹瞧都没瞧一眼。

其中有一个长得很体面的年轻人，态度大不相同。他把身子一纵，从同伴头上直跳过来，正好站在小姐面前。他没有鞠躬的习惯，只向小姐点点头。他的脸和装束引起了教士兄妹的注意。他的法文讲得很通顺，态度那样朴实，那样自然，兄妹俩看了很中意。他们问他可有什么事需要帮忙，打听他是什人，上哪儿去。年轻人回答，只是为了好奇，来看看法国的海岸，就要回去的。

院长先生听他的口音，认为他不是英国人，便问他是哪里人氏。

年轻人回答：“我是加拿大的休隆人。”

甘嘉篷小姐发现一个休隆人对她如此有礼，又惊奇又高兴，邀他吃晚饭。他也不用三邀四请，立即答应。三人便同往小山修院。

一会儿，外面纷纷传说，修院里来了一个休隆人。乡里的上流人物便全部赶到修院来吃晚饭。特·圣·伊佛神甫带着他的妹妹同来，法官、税务官和他们的太太也来了。陌生人坐在甘嘉篷小姐和圣·伊佛小姐之间。大家不胜赞叹地瞧着他，争先恐后地和他攀谈，向他发问。

法官先生是全省第一位盘问家，无论在什么人家遇到生客，总是钉死问个不休。他把嘴张到半尺大，问道：“先生，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休隆人回答：“人家一向叫我天真汉，因为我老是天真地想什么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法官以严厉的口气，提出许多问题，要天真汉作答。天真汉都客气地回答了。

于是大家抢着问天真汉，烟草在休隆话里是怎么说的，他回答说：“塔耶。”甘嘉篷小姐定要知道恋爱两字怎么说，他回答：“脱罗王台。”在座的人都觉得很好听。

圣·伊佛小姐渴望知道，休隆人是怎样谈恋爱的。他答道：“我们拿高尚的行为，去讨好一个像你这样的人物。”同桌的人听了，惊叹叫好。圣·伊佛小姐红了红脸，心里好不舒服。甘嘉篷小姐未免有点气恼，因为那句奉承话不是对自己说的。

在交谈中，天真汉还向主人表白：“我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也没有受过宗教的洗礼，先前虽然有过一个情人，名叫阿巴加巴小姐，那是奶妈的好友，后来不幸被熊吞噬了……”

圣·伊佛小姐听到这些故事，不由得暗中欣喜。

院长是个有见识的人。他知道休隆人是没有胡子的，可是天真汉的脸上长着一些胡子，他猜想这准是欧洲人的儿子。他想：我的兄嫂从一六六九年出征休隆以后就失踪了，当时我的侄儿应当还在吃奶，一定是休隆人的奶妈救了他的命，做了他的养娘。

历经无数次的问答，院长和他的妹妹断定这休隆人就是他们的嫡亲侄儿。他们流着泪拥抱他。天真汉却哈哈大笑起来，觉得一个休隆人竟会在下布列塔尼地方找到了本家，简直不能想象。

圣·伊佛神甫是个骨相学家。他把院长拿来的两幅画像和天真汉的脸比来比去，说他的眼睛像母亲，鼻子和脑门像已故的甘嘉篷上尉，脸颊既像父亲又像母亲。圣·伊佛小姐从来没见过天真汉的父母，也一口咬定天真汉的长相跟他的爸妈一模一样。大家觉得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万事皆如连索，不免赞叹一番。既然这样，天真汉就乐意承诺留下，其他的英国人便扬帆离去了。

院长眼看自己年事已高，如今上帝又给了他一个侄子，也算是一种安慰，便决定将教职传授给侄儿。他劝天真汉读圣经，接受洗礼，加入教会。于是便和圣·罗马的主教约了日期。主教听说要给一个休隆人行洗礼，得意非凡，便大排仪仗，带着全班执事来到这里。教堂布置得十分华丽。但等到要把休隆人带往圣缸去受洗礼时，休隆人却不知去向了。

大家不免担心他回英国去了，院长和神甫慌作一团，甘嘉篷和圣·伊佛小姐也闷闷不乐，她俩沿着小河边的杨柳和芦苇走去，忽然瞥见河中有一个白白的高大人影，两手抱着胸部。她们大叫一声，急忙掉过头去。

接着，院长和神甫都赶来了，他们问天真汉呆在河里干什么。

天真汉说：“我等着受洗啊。我全身泡在水里，浸到脖子，已有一个钟头了。”

院长柔声地对他说：“亲爱的侄儿，我们下布列塔尼人受洗不是这样的；快穿上衣服，跟我们来罢。”

天真汉固执得厉害，他说：“只要在叔父给我的那本书里，找出一个不在河中受洗的人，我就依你们。”

为了打开僵局，姑母决意向圣·伊佛小姐求救，想借重她的面子劝休隆人按本地的办法洗礼。圣·伊佛小姐接受了这样的使命，不由得暗中欣喜，脸都红了。她羞答答地走近天真汉，拿出妩媚动人的风度说：“我要求你作点事，愿意吗？”

天真汉说：“噢，小姐，你的要求，我无有不依。水的洗礼也行，火的洗礼也行，血的洗礼也行，只要你吩咐下来，我决不拒绝。”

院长的热诚，法官反复不已的问话，甚至主教的谆谆教导都办不到的事，圣·伊佛小姐一句话就解决了。

洗礼的大典进行得极其得体而愉快。叔父和姑母把受洗礼人带往圣洗缸的荣誉让给了圣·伊佛神甫兄妹。圣·伊佛小姐做了教母，大家还给这受洗的人取了一个圣名，叫做赫格利斯，那是希腊神话中一个大力士的名字。

不久，天真汉和圣·伊佛小姐相爱。这位女子知书达礼，颇懂廉耻，虽然动了柔情，也不敢对自己承诺，偶而在一瞥一视，一言半语，一举一动之间有所流露，她也用羞怯动人的表情，像帷幕一般遮盖起来。天真汉对她一往情深，如痴如狂，要求和她结婚。但圣·伊佛小姐拿出平日端庄娴雅的态度来回答，说这件事应该由双方的家长来决定。

天真汉觉得太可笑了，他说：“我想吃饭，打猎，睡觉的时候，从来不跟别人商量；我知道为了爱情，不妨征求对方的同意。但我既不爱上我的叔父，也不爱上我的姑母，当然不用去请教他们……”。

第二天，天真汉把心意向叔父说了。叔父说：“这是不可能的。她是你的教母，教母同干儿子握手就犯了天大的罪孽，至于结婚，那是教内教外的法律所禁止的。”

天真汉说：“哎唷，叔叔，你这是跟我开玩笑，教母既然年轻貌美，为什么不能娶她？你给我的那本书，从来没有说跟帮助人家受洗的姑娘是不好结婚的。我每天都发觉，那本书里不叫人做的事，大家不知做了多多少少，叫人做的，大家倒一件没做。老实告诉你，这种情形使我看了生气。倘若你们拿洗礼做借口，不许我娶美丽的圣·伊佛小姐，那末，我宁可宣布洗礼作废。”

院长的心慌了，他的妹妹哭了。他们给天真汉解释宗教的种种规矩，要是违反宗教习俗，将来就要堕入地狱。倘若真的要破例与教母结婚，就必须征得国王或跑到一千六百里以外的地中海那边，去征得教皇的开恩才行。

天真汉听了，莫名其妙，觉得可笑极了。他觉得，圣·伊佛小姐家离这儿只有四里地，何必跑得那样远呢！

说话之间，法官闯了进来，照例问他上哪儿去。天真汉一边奔跑一边回答：“结婚去。”一刻钟后，他已经到了圣·伊佛小姐府上。法官对于这次跋涉大不高兴，因为他一厢情愿，决计让圣·伊佛小姐嫁给他的儿子。

天真汉一到，向仆人打听他爱人的房间，房门没有关紧，他猛力一推，直奔卧床。圣·伊佛小姐惊醒过来，叫道：“怎么，是你，站住！你来干什么？”他答道：“我来跟你做夫妇。”

天真汉富有刚强勇猛的德性，不愧为赫格利斯的寄名弟子，他正要把德性全部施展出来，那位小姐却凭着文雅的德性大叫大喊，惊动了稳重的圣·伊佛神甫。他带了女管家、老当差赶来了，天真汉进攻的锐气不禁为之稍挫。

神甫责备他的非礼，天真汉拿出自然界的规律替自己辩护。神甫竭力解释，说人为的法律高于一切，人与人之间倘没有习惯约束，自然规律不过是一种天然的强盗行为。他告诉天真汉：“结婚要有公证人，教士，证人，婚书，教皇的特许状。”天真汉的感想和所有的野蛮人一样，他答道：“你们之间要防这个，防那个，可见你们都不是好人。”

神甫难以解答，只好承认人们中间确有小人和流氓，不过，他告诉天真汉：“你越是正人君子，越应当守法，给坏蛋们做一个榜样。看到有德行的人如何以礼自防，仙们也会有所顾忌了。”

大家当下便好言相慰，哄他回家。

次日，他正想到美丽的情人家去，和圣·伊佛小姐讨论自然规律和人为

法律的问题，法官却摆出一副教人难堪的模样，他向天真汉宣布：圣·伊佛小姐已经被送进了修道院。天真汉不知道修道院是什么场所，从交谈中，他才知道那是幽禁少女的监狱，这是一种在休隆和英国都闻所未闻的残酷手段。一怒之下，他甚至想放火烧毁修道院，倘若不把情人枪走，宁可和她一同烧死。对此，姑母甘嘉篷小姐惊骇不已，从此她再也不指望侄儿当修士了。

天真汉垂头丧气，郁闷不乐，他沿着海滨散步，肩上背着双膛枪，腰里插着短刀，茫无目的，迈着大步走去。

忽然听见一阵鼓声，四面八方喊成一片，他受到好奇心与冒险心的鼓动，立刻向人声鼎沸的方向奔去，连窜带跑，飞也似地赶到了。兵团司令在院长家和他同过席，认得天真汉，张着手臂迎上来。兵团司令告诉他，英国人要来抢劫小山修院，喝他叔父的酒，说不定还要架走圣·伊佛小姐，全省都要受到危险了。

说话之间，一小队英国兵船驶近了。天真汉便迎上前去，跳进一条小船，划到司令官的旗舰旁边，上去问道：“你们真的不宣而战吗？”司令官和舰上的人员都哈哈大笑起来。

天真汉禁不起众人一激，一心只想帮院长和同乡人，便冲向前去，跟他以前的朋友们大杀一场。他的勇敢替整个兵团壮了胆子，英国人溃退了，人们高呼：“王上万岁！天真汉万岁！”

在厮杀的时候，天真汉捡到一个大荷包，满满装着钱币，那大概是英国司令失落的。他以为有了这笔钱，便可以买下布列塔尼全省，至少也能使圣·伊佛小姐一变而成为贵妇人。人人都劝他到凡尔赛受赏，天真汉也指望王上能给他奖赏和酬谢，最起码也可以得到准许状，与圣·伊佛小姐完婚。

天真汉搭了驿车，取道萨缪，只见城内十室九空，人们满腹牢骚，四处奔逃。在途中，他认识了于格诺党人和几个新教徒，这些人都是路易十四撤销了允许国内信教自由的南特敕令后，遭到宗教迫害而流浪他乡的。天真汉和他们一起非议了教会，为五万个逃亡的家庭鸣冤叫屈。这番议论，却被乔装的教会特务觉察了，当即向国王的忏悔师拉·希士神甫告了密。天真汉一到凡尔赛，便被公安大队的几个骑兵抓走，不待分说，就以袒护于格诺党人之罪，投进了巴士底狱。

在狱中，天真汉与高尔同老人同囚一室。那是一个让森派教徒，精神矍铄，胸襟旷达，态度慈祥。他平生有两大德性：逆来顺受和安慰遭难的人。在那儿，他除了自警自解之外，别无安慰，也从不烦恼。这老人对天真汉说：“人类不过是上帝制造的机器。上帝对你必有特别的用意，才把你从翁泰利俄湖边带到英国和法国，使你在下布列塔尼受洗，又带你到这儿来，磨炼你的灵魂。”

天真汉答道：“我认为我命里只有恶魔捣乱。美洲人的同乡永远不会对我这样野蛮，他们连想也想不到这些呢。人家叫他们野蛮人，其实是粗鲁的好人；这里的确是文明的恶棍。”

这两个囚犯同病相怜，友爱日笃。高尔同老人教导天真汉学物理，读史书，讨论星辰、元素、上帝。

天真汉读了历史，怏怏不乐。他觉得，历史只是一幅一连串罪恶与灾难的图画。安分守己与清白无辜的人，在广大的舞台上一向没有立足的余地。所谓大人物，不过是恶毒的野心家。历史犹如悲剧，要是没有情欲、罪恶、

灾难，在其中兴风作浪，就会显得毫无生气，令人厌倦。

在监狱里，天真汉的各种知识、学问都有长足的进步，尤其是研究人的学问，更是突飞猛进。因为他从小失学，没有学到任何偏见，也不曾被错误的思想毒害。人家只看到事物的幻象，而他看到的是事物的真相。如今博览群书，又扩大了天真汉的心灵，增进了他的智慧，思想上的进步远远超过了精神上的安慰，闭塞多年的聪明才智，一下子发展得神速有力，这仿佛替他的不幸遭遇出了一口气。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天真汉的叔叔企图通过教会的门路，营救天真汉出狱。但一到巴黎，就像进了一座大迷宫，看不见进路，也看不见出路。

这位叔叔先去求见拉·希士神甫；拉·希士神甫正在招待杜·德隆小姐，无暇他顾。他又到总主教门上，总主教正和美丽的特·来提几埃太太商量教会的公事。他赶到摩城主教的乡村别墅，这位主教正和特·莫雷翁小姐审阅琪雄太太的《神秘之爱》。这位叔父四处求救相继失败。十分悲愤，但也无可奈何。

刚从修道院出来的圣·伊佛小姐，得知天真汉被囚于狱中，便打定主意，亲自到凡尔赛为他说情。

一天，她从一个侍卫那里探听到天真汉的下落，知道他是同王上的秘书谈话之后被绑架走的。圣·伊佛便赶去见秘书。那秘书一见美人，心就软了，他把内情告诉她：“你的爱人已经在巴士底狱呆了一年多，要是没有你，可能呆上一辈子。”

多情的圣·伊佛小姐晕了过去；等她醒来，那官儿又道：“我没有力量做什么好事；我所有的权力只限于偶尔做几桩恶事。”他提醒圣·伊佛小姐，应当去求能善能恶的圣·波安越先生。

波安越是特·路伏大臣的表弟和心腹，趋炎附势，法力无边。他暗示圣·伊佛小姐，只要能把她留给爱人的第一批花果先送给他，她的愿望就不难实现。圣·伊佛小姐听了又怕又羞，只是装傻。这样，波安越就由含蓄一变而为露骨的字眼说了，只要能献出她的贞节，就可撤回密诏，将她心爱的男人援救出狱。

圣·伊佛小姐对天真汉一往情深，敬爱备至。她觉得，为了帮助情人出狱而又要欺骗情人，那是极大的罪恶。回到女友家中，由于冤屈和气愤，她把事情全说了。信女大开人阖地画了好几个十字，说道：“好朋友，明天就得去请教我们的忏悔师万事灵神甫。他是圣·波安越先生面前的红人，有道行，又很随和。”

无独有偶。万事灵神甫却安慰她忍受这种苦难和耻辱。他对圣·伊佛小姐这样说：

“孩子，第一，我的爱人这句话是说不得的：那颇有轻薄意味，可能得罪上帝。你应当说你的丈夫，虽然他还不是你的丈夫，你不妨把他这样看待，这完全是合乎体统的。

“第二，虽则在思想方面，希望方面，他是你的配偶，事实上并不是。因此，你不会犯奸淫之罪。奸淫才是极大的罪孽，应当尽可能的避免。

“第三，倘若用意纯洁，行动就不成其为罪恶。而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比救你的丈夫更纯洁了。

“第四，圣洁的古代有个现存的例子，做你行事的榜样再好没有。圣·奥古斯丁讲到公元三四年的时候，在罗马总督塞普蒂缪斯·阿桑第奴斯统治

下，有个可怜的人欠了债，还不出，判了死刑，那当然天公地道。罪犯有个妻子，蒙上帝恩惠，既有姿色，又有贤德。一个有钱的老人答应送一块金洋给那位太太，条件是要她犯那个不贞之罪。她觉得要救丈夫性命，那就不能算作坏事。圣·奥古斯丁对于她慷慨而隐忍的行为非常赞许。固然那有钱的老人骗了她，丈夫或许仍不免一死；可是她总是尽力救过他了。

“不过，圣·波安越大人是个诚实君子，决不会欺骗你，我能告诉你的只有这一点……”

圣·伊佛小姐听了耶稣会人士的这篇议论，十分惊骇，慌慌张张地回到女友家。她想，要不让心爱的爱人囚禁下去，就得含羞蒙垢，把她最宝贵的，只应该属于那苦命情人的东西牺牲。在这个极可怕的局面下，她甚至想自杀了。

她求她的女朋友把她杀死。但这位太太宽恕罪恶的雅量可以与耶稣会人士媲美，更露骨地说道：“唉！在这个多可爱，多风流，多出名的宫廷中，很少事情是不经过这一关的。从最低微到最重要的职位，大半要用人家向你勒索的代价去买的。在外省当督抚的，甚至带兵的将领，你以为他们的官运财运都是凭功劳得来的吗？许多是仰仗他们夫人的大力。军人的爵位是用爱情去钻谋的；妻室最漂亮的丈夫才有官做。至于你，大家只会对你喝采，说你因为德行超群才失身的……”

面对这四面八方布满的陷阱，圣·伊佛小姐只得屈服了。她嚷道：“什么德行啊，德行，想不到患难之中只有把我玷污的人才肯帮助我。”

隔天之后，她走进监狱，心忐忑地跳着，含着眼泪，神色慌张。典狱官叫人把囚徒唤到自己屋里。两个爱人相见之下，都晕过去了。美丽的圣·伊佛小姐半晌不省人事，还是天真汉使她重新鼓起了勇气。她苏醒后，打着哆嗦，拿出准赏金的文书和上尉的证件。天真汉又惊奇又感动。他觉得一个梦刚醒，又做了一个梦。“为什么我关在这里的？你怎么能救我出来？送我来的那些野兽在哪儿？你简直是一个女神，从天上降下来救我的。”

美丽的圣·伊佛小姐低着头，瞧着爱人，脸红了，把湿漉漉的眼睛转向别处。然后，她把自己所知道的，经历的，都说了出来，只除一件事外，那是她永远瞒着的。其实换了别人，一个不像天真汉那么不通世故，不知道宫廷风气的男人，也很容易猜到了。

天真汉要圣·伊佛小姐写信感谢那个大人物。她觉得情人要她做的事都应当做，便拿起笔来，可是手不听指挥。信写了三次，撕了三次。才算写成。两个人和那个为恩宠而殉道的老人拥抱后，走出监狱。

不久，她的保护人又把释放高尔同老人的命令下达，并约她下一天再相会。可见她每做一桩热心而正当的事，就得拿她的名节付一次代价。这种出卖祸福的风气，使她深恶痛绝。她拿释放的命令递给爱人，但拒绝约会，不然，她会羞愧死的。

侠义而不贞的女子圣·伊佛小姐回到家乡，大家都很诧异，可是处境与感情各不相同。圣·伊佛神甫倒在妹妹脚下，哭着认错；院长和他多情的妹妹也哭了，他们是喜极而哭；卑鄙法官和那讨厌的儿子，并没有在场破坏这动人的一幕，他们一听说天真汉出狱，就动身躲到内地去了。

说话之间，天真汉到了，当下又换了一个更动人的场面。叔父与姑母拥抱侄子，圣·伊佛神甫差点儿向天真汉跪下来。两个情人眉目传情，一个表现出满足和感激，一个在温柔而怅惘的眼神中表示局促不安。

数日后，圣·伊佛小姐病倒了，她的血液像火烧一般，庸医乱开了几味时髦药，更加重了病情。她的灵魂正在毁灭她的肉体。当她还没有享用“妻子”这个词儿的福气时，就倒在未婚夫的怀里死去了。

那时，忽然来了一名宫里的信差。他是奉国王的忏悔师之命，前来找小山修院院长的。信中说到：拉·希士神甫大人已经知道他侄子的情形，他的监禁系出误会，希望不必介怀……

院长高声念着信，他的侄子气坏了，但还捺住怒气，对信差一言不发，只转身问他的难友对这种手段作何感想。高尔回答道：“他们把人当作猴子，打了一顿，再叫它跳舞。”天真汉一把将信纸撕成碎片，摔在信差的脸上，说道：“这就是我的回信。”

天真汉沉着脸，嘴唇哆嗦，浑身发抖，看到他的人都有一种可怜而又可怕的感觉。圣·伊佛小姐的尸体被抬进一间低矮的堂屋中去，两个教士在圣水缸旁边心不在焉地念着祷文，死者的亲属流着眼泪。

就在这初丧的场面中，圣·波安越带着凡尔赛的女朋友赶到了。因为一时之兴，使他每天都仿佛看到圣·伊佛小姐的影子，仅仅一次的欢娱挑起了他的情欲，渴求满足。因此，他毫不踌躇，亲自来找她了。

他一下车，就看到一口棺材，得知圣·伊佛小姐已经去世，顿时十分惊骇。慈祥的高尔同噙着泪，把这件惨事从头至尾讲给那位大老听。现在，连波安越大人也后悔了。

天真汉的第一个念头是杀了他再自杀，无奈他手无寸铁，又受人监视，不能如愿。时间一久，一切都缓和下来。后来，由于特·路伏大臣的提拔，天真汉成了一名优秀的军官，得到正人君子的赞许，被称为是个不屈不挠的哲学家。

从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天真汉》展现的是十八世纪法国现实生活中的一场爱情悲剧。在这里，伏尔泰怀着满腔的愤怒心情，以犀利如刀之笔，剖析了贵族上流社会的种种恶习，揭露并控诉了封建专制制度的凶残与黑暗。

作者用触目惊心的事实说明：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教势力是扼杀青年男女美好爱情的罪魁祸首。封建的禁欲主义，是建立在愚昧主义基础上的。贵族阶级劝导天真汉绝对的禁欲，为的是掩饰自己的淫欲，从而达到随心所欲的纵欲。那些表面上苦修苦练的大圣徒，实际上都是无恶不作的淫棍和色鬼。

在伏尔泰笔下，天真汉是一个理性主义的化身。他的成长道路，体现了启蒙思想家重视运用知识启迪蒙昧的创新精神。

人怎样才能摆脱愚昧，变得聪明起来，这是历代文学家、哲学家经常探索的课题。在中世纪，基督教的禁欲主义者把人的聪明才智归于上帝的恩赐。欧洲进入文艺复兴之后，禁欲主义遭到猛烈的抨击，人的自身作用与价值被发现了。在十六世纪法国作家拉伯雷的小说《巨人传》中，作者通过卡冈都亚和庞大固埃的故事，证明旧式的经院教育只能泯灭人性，使人越学越笨，唯有人文主义教育，才能造就出万能学者。伏尔泰继承了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精神，肯定了理性在启蒙教化之中的巨大作用，这就比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思想家更为进步了。

天真汉的形象，还具有明显的哲理含义和论战的性质。

在十八世纪，一场关于自然人与文明社会关系的大辩论席卷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认为，未开化的自然人是善良的，高尚的，纯洁的，文明社会不

但没有给人们带来幸福，相反却加深了一部分人的苦难，给另一部分人增添了罪恶。他说：“科学和艺术日益进步，可是人变得愈来愈坏了……辨别善恶的树长大了，可是生命之树却枯萎了。”卢梭把产生社会恶习的一切罪恶都强加在科学、艺术和文明的头上。

伏尔泰不赞同卢梭关于自然人与文明对立的观点。在政论中，他讽刺过卢梭；在哲理小说中，他又通过天真汉这一艺术形象，与卢梭展开论战。

伏尔泰把天真汉的思想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初入欧洲，他发现人类社会的种种戒律与人的天性相悖，一切显得荒诞可笑。这时的天真汉，还是一个无知无识的原始人，他对现实的认识，仅仅停留在蒙昧幼稚的阶段。尔后，天真汉遭到一系列不公平的境遇，甚至无端地被囚于狱中。这样，他开始觉察到“野蛮人虽然粗鲁却是好人”，而教会中的那些当权者，则是“文明的恶棍”。一是卢梭的结论。进而，天真汉在新教徒高尔同的教化下，接受了欧洲的启蒙教育，掌握了人类的进步科学和新的哲学体系，懂得用理性去思索，对古今的历史、哲学、文学作出鉴别与订正。这个朦胧的原始人，终于“脱胎换骨”，转变为文明的新人。——这是伏尔泰的见解。

天真汉的成长道路，生动地体现了以智慧启迪愚昧，用科学武装头脑，由自然人转化为理性主义者的曲折过程。伏尔泰把这种转变，归结为文明社会启迪教化的结果，从而证明自然人应当文明化，一个文明的民族必定胜过于未开化的蛮族。

在这里，伏尔泰补充并修正了卢梭关于自然人的偏见。他鄙视原始与野蛮，不赞同开历史倒车，而主张向未来寻找出路。在这场“古今之争”中，伏尔泰明确地站在今派的立场上，他肯定“博览群书能扩大心灵，发展天赋”，“用艺术用知识来扩充自己的生命”。这是伏尔泰坚信人类不断发展进步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具体表现，也是小说《天真汉》哲理含义中最值得珍视的地方。

但是，这部小说的结尾却存在着严重的思想局限。

一方面，它表现在封建贵族圣·波安越的自我忏悔。这个王朝的大老糟蹋了圣·伊佛小姐的贞节尚嫌不足，还想再次找上门来，可是当他得知圣·伊佛小姐已经去世时，竟掉下眼泪，后悔了。伏尔泰认为，像波安越这样的人，并非是天生的恶人，只是因为“繁忙的公事与享乐，像潮水般淹没了他的灵魂”。这里，伏尔泰显然用人性论为宗教伪善者开脱罪责，美化了统治阶级，冲淡了作品的批判意义。

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天真汉得到意外的恩宠。这个不幸的青年人屡受封建专制统治者的迫害，他的未婚妻成了封建专制统治的牺牲品，但是他并不能与专制制度决裂，相反得到正人君子的赞许，转眼成为军人和哲学家。天真汉的这种意外的红运，损害了人物性格的统一性，削弱了作品对现实的揭露和批判的力量。作者心目中的这个理想人物，到头来并不是真正的反抗者，而是和现实妥协了。

小说留下的这条光明的尾巴，显然是作者主观的臆造和幻影。不消说，这是伏尔泰作为上层资产阶级的保守思想倾向的一种自我流露。

## 哲理小说的艺术特色

伏尔泰的哲理小说，是作者独创的一种文学样式。它既有启蒙文学的基本属性，又有与众不同的表现方法、方式和风格。

从艺术上考察，这种新型的文学样式，大致有如下一些特色：

其一，虚拟性与真实性相结合故事情节。

伏尔泰的哲理小说，多数以主人公的漫游经历为线索，采用鱼贯式的层次，大故事串着小故事的方式来组织情节。故事完整，时空观念明晰，其中充满许多半神半人，似真似假，离奇莫测的虚拟场景。《如此世界》讲的是一个神话故事，描述主人公巴蒲克接受神灵之托，前往古波斯考察那“不可思议的人类”过程中所产生的幻象。《查第格》写的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记叙古代巴比伦的青年查第格祸福相随，际遇坎坷的命运。《老实人》则是一篇记述主人公四处漂泊，八方受难的冒险传奇。即使像《天真汉》那样比较客观写实的故事，也有主人公一人上阵，敌军溃退，冤家相逢，意外得宠的奇情险景。乍一看，全是虚拟杜撰的情节。然而伏尔泰的功力在于虚中有实。虚拟，只是小说的躯体；真实，才是它的灵魂。就在那些荒诞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情节里，也同样包含着极大的现实针对性。

在伏尔泰笔下，情节的荒诞性也许是惊人的。这些情节，不仅骇人听闻，引人入胜，而且发人深思，豁然有悟。伏尔泰并不想使读者都相信他笔下情节的真实性，而是力求使读者透过荒诞虚构的场景，洞察出作者内在的深刻寓意，使若干无稽的笑料，转化为愤世嫉俗的投枪，上升到新的哲理高度。这就是伏尔泰在编织故事情节时以虚论实，曲笔传音的真功夫。

其二，以形感人与以理服人相统一的论证方法。

哲理的题意，本来就要求作家独辟蹊径才能表现得自如畅达。伏尔泰弃绝直接说教，善于从生活形象中发掘哲理，用艺术形象来体现深刻的寓意，使之做到寓理于形和以形阐理的和谐统一。即使是最通俗的哲理命题，也富有感人的艺术魅力。

寓理于形，是伏尔泰表达哲理意念的基本法则。有时，他从小说的总体上构思，有的从局部情节上安排，有的从人物对话中体现。不论哪种场合，都能情理兼备，具有论证的性质和启蒙的特色。它足以说明，伏尔泰在让形象本身向读者启示某种寓意方面，做得是极为成功的。他的哲理小说，成了哲学的寓言，智慧的摇篮，处处闪耀着理性主义的光芒。

其三，以教诲性与典型性见长的人物形象。

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伏尔泰的艺术造诣还算不上高超卓绝，只能说别具一格，颇有特色。在哲理小说中，他不太注重刻画人物的性格，未曾对人物活动的具体环境作出真实细致的描绘，这与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们相比，那就相形见绌了。可是，伏尔泰把自己的主要精力用于揭示人物形象的思想倾向和启蒙教诲作用上，尽力使笔下的人物造型简洁，行动有节制，寓意明晰。

老实人，天真汉，查第格，是哲理小说中刻画得较为成功的一组典型人物。尽管他们的活动场景不同，身份有别，但比起个性特征来，人物的共性更为突出。他们的善良秉性大体相似：或是天性顺和，颇识是非；或是清心寡欲，明哲保身；或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们的命运大致相仿：均有传奇性的开端，悲剧性的遭遇，又有喜剧性的结局。他们在

小说中的作用也大略相同：这些人物既是丑恶现实的目击者，封建专制统治的受害者，又是哲学谬误的批判者。在情节发展中，他们是纽带；在哲理寓意中，他们是例证；在作者心目中，他们是启蒙精神的化身。

由于这些人物彼此相似，似曾相识而又不尽相同，因而就自然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人物体系，我们称它为启蒙者的人物画廊。

在刻画人物形象时，伏尔泰遵循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他强调人的“一切观念都是通过感官得来的”，相信事实有不可战胜的力量，“从经历中得来的知识，远胜于四年修道院教育”。伏尔泰确信任何人的聪明才智都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通过对生活的周密考察、鉴别比较和切身感受中获得的。因此，伏尔泰从不静止地为人物画像，而是在运动中写人，让笔下的人物四处奔命，经风雨，见世面。哲理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虽属轻描淡写，着墨不多，但神情毕现，坚实可信。这些人物形象，既有典型的概括意义，又有着不同程度的启蒙教诲作用。

其四，滑稽夸张与影射讽刺相互交织的艺术风格。

“风格就是人。”十八世纪启蒙作家布封这样说：“风格必须有全部智力构成的配合与活动”，“只有意思能构成风格的内容，至于辞语与和谐，它只是风格的附件。”

读伏尔泰的哲理小说，使人深切感受到法兰西民族独特的文学气质和艺术风格。它的每一个篇章，几乎都像民间的笑话那样令人开怀，又像讽刺的漫画那样醒目有力，恰似时代的镜子那样清晰明亮。这是伏尔泰的智慧和才华的结晶。

哲理小说的艺术风格，主要由滑稽夸张和影射讽刺这两种因素交织而成。有时，作者采用直言讥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利用天真纯朴的眼光，直接把法国宗教界的丑恶本质概括出来。有时则用反语挖苦，强化题意的批判意义。而在更多的场合，伏尔泰运用影射讽刺的手法，或托古喻今，或声东击西，或指桑骂槐。无须点破，读者也能意会。即使是那些启蒙式的人物，作者也往往给他们抹上一层滑稽夸张、幽默讽刺的色彩。通过人物在险恶逆境中自譬自喻，自作自受，自欺自慰，把人物性格中的畸形，思想上的病态一一展现出来，达到揶揄弊端、激励前进之目的。

艺术风格，实质上是作家思想风貌和创作个性的具体体现，它是作家创作成熟的标志。哲理小说的泼辣风格，正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伏尔泰晚年知识的渊博，思想的成熟。由于作者阅历艰深，立足高处，纵览古今，视野开阔，因而一眼看透事物的真相，一击致敌于死命。不论是嬉笑怒骂，旁敲侧击，还是冷嘲热讽，影射挖苦，都能得心应手，运筹自如，既给人以魅力，又发人去思索。

总而言之，以虚论实的故事情节，寓理于形的论证方法，简洁明朗的人物形象，滑稽讽刺的艺术风格，可谓是伏尔泰哲理小说的四大特色。它们是构成这种独特的新型的文学样式的基本要素，犹如画家的素材、笔墨、线条、色彩一样，彼此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法国著名的传记家安德烈·莫洛亚在《伏尔泰评传》中说：“那些活着在世界上造成巨大影响的人，死后葬进了坟墓也不会立刻就销声匿迹的。”伏尔泰的哲理小说也正如他的启蒙思想一样，至今仍然在影响着欧美世界。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从哲理小说中汲取营养，在艺术上得以借鉴。即使是那些声称与传统小说决裂的现代派作家，他们竭力反对的也只是十九世纪巴尔

扎克式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他们时时在承袭着伏尔泰的艺术传统，不自觉地 从哲理小说中汲取适用的养料。这一点，只要看一看荒诞派戏剧中那种滑稽夸张的漫画效果，存在主义文学中那种寓理于形的表现方式，以及强调逻辑思维 和哲学思辨的艺术风格，也就不难理解了。

